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15

大悲妙雲禪師語錄

清　真雄說

機德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請啟
    - 住山東臨清州大悲禪寺鄉紳諸山請啟
    - 住浙江嘉興府三塔禪寺紳衿請啟
    - 景德法姪請啟
  - 傳
  - 住山東臨清州大悲禪寺語錄
  - 住浙江嘉興府三塔景德寺海會禪院語錄
  - 拈古
  - 頌古
  - 法語
    - 示天惟德記錄
    - 示天嶧脩侍者
  - 行略
  - 機緣
  - 像贊
    - 觀音
    - 達磨
    - 金明介老人像贊
    - 安化世高法兄贊
    - 牧公項大士贊
    - 題蛟門李法兄道影
    - 融涵耆宿贊
    - 致和中公法姪贊
    - 太虛律師贊
  - 自贊
    - 永寧天乳哺西堂請
    - 甘露天惟德首座請
    - 法雲了心相後堂請
    - 九蓮季彬質藏主請
    - 開元睦聞純書記請

- 華藏惟一穎監院請
- 昌化本光量後堂請
- 垂問
- 聯芳偈
  - 天乳哺西堂
  - 天癡善後堂
  - 天惟德首座
  - 天嶧修侍者
  - 天鞏黌維那
  - 了心相都寺
  - 季彬質藏主
  - 睦聞純書記
  - 惟一穎知藏
  - 哲印噩後堂
  - 本光量西堂
  - 濁空貞首座
  - 天屋福知客
  - 斯要燈維那
  - 天信祥監院
  - 澹月海菴主
  - 王復樸鍊師
  - 貢元楚生何棟居士
  - 漢槎陳溯居士
  - 文學胡元一
- 詩偈
  - 臨清懷古
  - 大悲寺看月
  - 渡錢塘
  - 泛若耶溪
  - 留溟高禪師夜話
  - 聖感晤霽崙禪師
  - 送友
  - 孤山懷古
  - 訪盛鶴江
  - 贈融涵耆宿
  - 金明寺和古燈法兄韻
  - 過靜海武安宮晤諸友話舊
  - 喜東巖法兄繼席金明

- 野泊
- 題畫
- 文可索詩有答
- 景德早起
- 和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
- 題金明一擊軒用李(正長)民壁間韻
- 祝金明本師介老人六秩
- 和牧公法兄盆蕙韻
- 壽安化世高法兄六秩
- 金明千佛閣上新梯和本師韻
- 喜東巖法兄繼主金明
- 贈先福別傳法兄
- 寄祝麻城永慶全豁法兄六秩
- 寄祝友可鐵容法兄七秩
- 送逾祖法兄住北京開化
- 贈道安禪師住大寧
- 閱石源法姪滴乳集
- 寄贈晦岳法姪住金明
- 贈諾巖法姪住三塔
- 贈五葉圓音法姪繼席大悲
- 輓普度太虛律主
- 寄贈佛定禪師住白雲
- 壽量空法主七秩
- 輓圓通徹微禪師
- 閱空諸羅大士華嚴鈔纂及合論口占
- 酬別駕項牧公大士過訪
- 贈調實陸居士
- 寄懷峽石道耕田居士
- 輓廣文子先羅法兄
- 贈中書林文伯護法
- 范蠡湖
- 贈姑蘇陳玉文大士
- 贈廬陵聶晉人居士
- 輓墨雲兄
- 開基自適
- 有感
- 除夕自警
- 喜高萬仞居士至

        - 欒應龍請主創護國院
        - 詠天寧古槐
        - 清涼雙檜
        - 即事
        - 酬霖蒼冀孝廉
        - 弔祥風尼菴主
        - 壽紫雲旭雲和尚
        - 贈塘棲慧彰文玉法姪
        - 贈姑蘇徐用王居士
        - 贈閩海素菴余堪輿
        - 天中閣遣懷
        - 悼芝山林封翁
        - 送舜日法姪北上
        - 長洲王匏山居士築別業
        - 端午和本師和尚韻
        - 大悲即事
        - 托缽示眾
        - 送展鵬童護法任滁州
        - 壽高雙泉鄉約七秩
        - 示大悲六現濬孫
        - 示普韻梵行二法孫北上
        - 示穎謙津孫南參
        - 示石龕石鏡二曾孫遊燕
        - 喜萬珠禪師至
        - 募衲衣
        - 示潤宇律主南參請藏歸燕
        - 示育菴穎慧二法孫遊徐魯
        - 示琢菴本璨二曾孫還齊晉
    - 佛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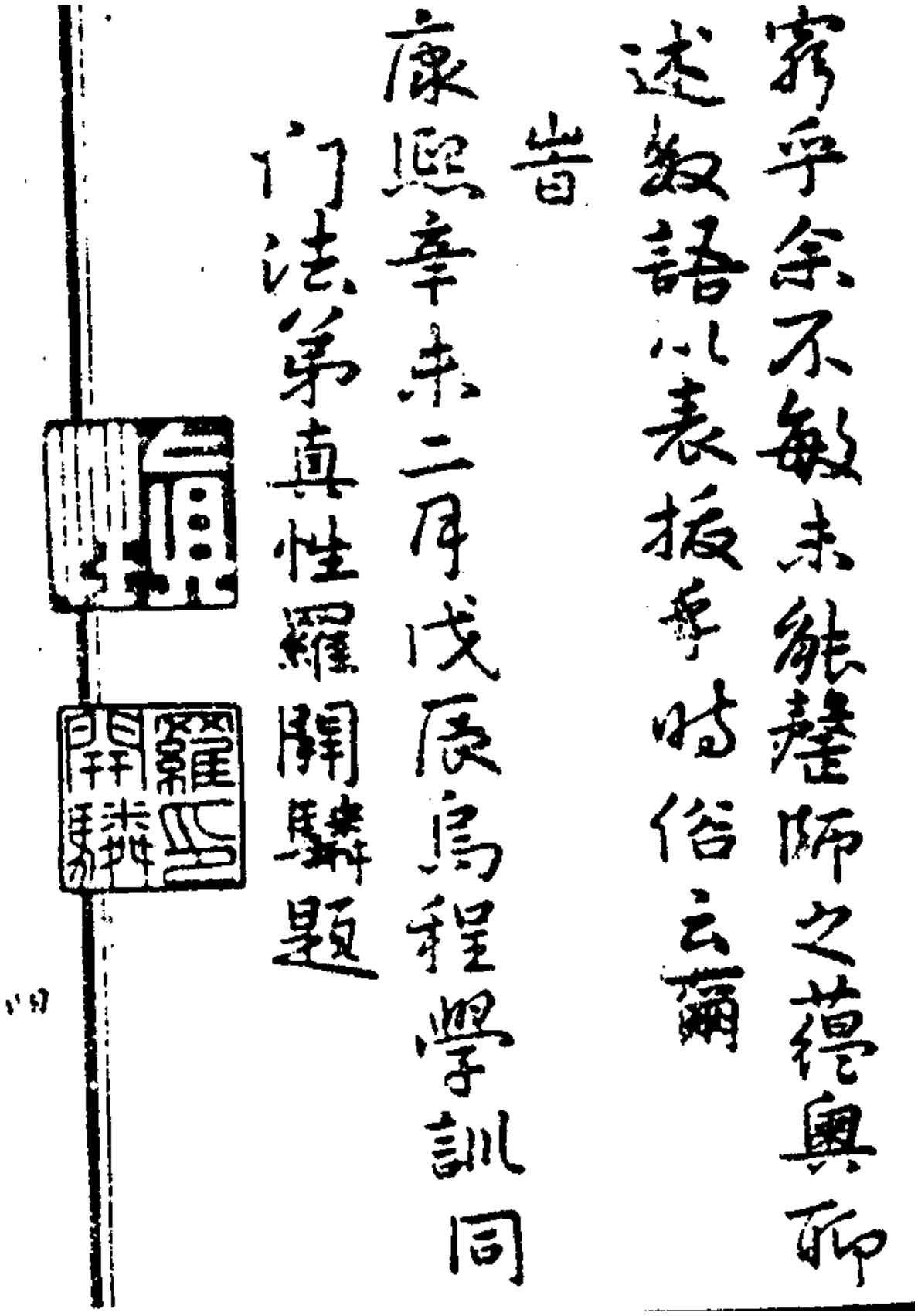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大悲妙雲禪師語錄序



大悲妙雲禪師語錄序
今垂語錄汗牛充棟其序文亦稱
是前人惜墨如金或失則拘今人
世諦流布或失則汎然與其汎也
寧拘原文先聖慈悲留下一言半
句本欲把住咽喉直下斷人命根
豈若華西藻粉點染藝文騷蹈名
譽之習乎粵自臨濟開宗至無準
範下亦為雪巖斷橋兩支天童聲
山諸派皆雪巖後而車溪以下皆
斷橋後如雪巖一枝門庭烜赫斷
橋一支亦有欽名賜紫而由來壁
立孤高雖俱曲為時機未可易分
優劣乃法久弊生或寖失其初而
斷橋以其然始終不易其祖風也
車溪五傳至妙雲和尚為金剛老
人嫡嗣律躬護遠處垂安和至其
手握烏藤煅煉無生則又如屬先
魁劍掩無慈悲之心善由兄處精
透明力弘深故寧為法無民不不
肯以佛法當人情誑人還自誑也
從來知識行履出淳者兄地或詘
於超脫出兄通朗者操履或詘於
肫詳唯師行解相應所言即其所
行所行莫非所言故其和光同塵
常現菩薩之面而成就後進輒顯
夜叉之心可謂克紹斷橋家風無
忝金剛嫡脉者矣師於河北江南
大作佛事近攬吳流近自東魯其
未見其上堂小參諸法語針、兄
血滴、歸源絕無藻繢門面之譚
是誠斷命根之毒鼓抑亦肉白骨
之靈丹也亟勸壽梓以弘宣法施
以兄諷誦之者盡大地衆生魔不
擊碎破沙盆戳滅金剛眼庶遂師
之殺人不眨眼手段而沐毒於無



窮乎余不敏未能罄師之蘊奧聊
述數語以表扳乎時俗云爾
旹
康熙辛未二月戊辰烏程學訓同
门法弟真性羅開驎題

妙雲雄禪師語錄目次

序啟傳
卷一
上堂
小參
示眾
卷二
上堂
小參
示眾
卷三
拈古
卷四
頌古
法語
行實
卷五
機緣
聯芳
像贊
垂問
卷六
詩偈
佛事

住山東臨清州大悲禪寺鄉紳諸山請啟

伏以青天雷震，滹沱道出常情；破院風光，蠡水孤標絕俗。獅窟既無凡類，曹源自爾瀰漫。恭惟玅雲大和尚座下，車溪源遠，鴛水流長。誕英姿於登閬，有截鐵之機；契針芥於金明，真超宗之侶。冷泉亭拈提竹篦古話，猛從胡餅討汁；北高嶺仰見新月方升，頓爾大地平沉。從此天涯遍歷，無一可話。歲寒末後，禾郡息肩，撞入介老蘧甕。久潛光於水邊林下，壁立真風；方現瑞於優缽羅華，入塵垂手。茲者大悲禪寺，原為古宿道場，時節既臻，因緣匪偶。祥等久欽道範，特發悃懷，敦請移錫光臨，丕颺宗旨，知斷橋正脈當昌，而敬畏淵源將大。伏願撒漫天之羅網，摝衝浪之鯤鯨。金剛圈、栗棘蓬，令吞吐者翻轉本來面目；木札羹、鐵酸餡，使啐啄者籍沒久住園林。將見重興祖道，三草二木而法雨均霑；宣揚宗猷，此土他方而道風一貫。肅此布陳，顒俟慈旆。不宣。

法末林啟祥　冀信之　高守節　冀　霖

范永兆　林　秀　魯明經　崔際漢
徐守志　崔　璠　柴明山
諸山照　乾　圓　光　寂　果　普　鏡
智　水　海　舟　仝頓首拜

住浙江嘉興府三塔禪寺紳衿請啟

伏以道周宇宙，九天之佛日重開；理證圓通，千載之法輪永固。朗心田之寶鏡，自古為昭；燃覺苑之明燈，於今為烈。恭惟玅雲大和尚，蠶叢獨闢，堂奧先登。脫下青衫，便著七斤之布；擲開翠鏡，已持八角之盤。系出斷橋，允矣猊臺秀種；衣傳介祖，卓哉獅吼奇兒。執鈯斧以開山，名揚濟岱；把竹篦而顯道，威振龍天。值飛錫之北來，水源木本；喜慈航之南渡，法乳薪傳。茲有郡治之西龍淵寺者，雪飛千尺，當年授拂之祖庭；地湧三峰，此日澄心之勝境。尚虛十笏之地，未逢九帶之人。特迓雲軿，用光蓮座。伏望合眾善以同歸，現三身而說法。寶幢豎而聖凡共擁，鳥啼花落盡屬真詮；圓音唱而龍象偕來，流水行雲天然玅證。從此客船漁火，無非擊竹之機；還看夜月鐘聲，盡入拈花之案。(庭)等持四句偈，恒苦舌本生疏；參一味禪，每慮拳頭不識。總冀垂慈，曲全良會。將馬鳴龍馭，悉驅馳三乘之年；并石女木童，俱歌舞四門之日矣。臨楮瞻依，曷勝虔禱？

法末王　庭　錢　江　吳源起　沈克勤
沈瞻日　屠又良　毛延芳　沈御日
葛天麟　錢　柱　李　御　葛天鳳
高孝本　徐祚增　沈京文　王　沆
張　晟　曹彥栻　項　謙　朱彝政
張聯箕　項惟貞　張龍驤　項惟聰
金世珍　吳陳詠　何密　葛天鵬
王怡善　金世熙仝頓首拜

景德法姪請啟

伏以雲開五色之奇，日眾中天之麗。千華現瑞，重重祇樹競芬芳；萬彙呈祥，湛湛龍淵標勝境。恭惟玅翁法叔老和尚倪座下，斷橋嫡脈，臨濟真傳，得心印於蠡湖，開爐[革*(苟-口+用)]於齊國。用白拈手段，師表人天；顯黃檗大機，權衡佛祖。掃盡狐禪窠窟，早知七事隨身；覷破魔外機關，久欽五明在目。啟宗綱之既墜，須是其人；救法運之將頹，全憑作者。茲三塔古剎，禾郡名藍，於四十年前，賴主峰師伯以中興；今三載之後，因劣姪緣疏而他適。欣諸護

之同心同力，迎法駕以斯允斯來，仰冀象旆早頒，獅幢速駐。撾毒鼓於當軒，群迷總教喚醒；施法雨於大地，頑石俱皆點頭。庶僧眾之有歸，而叢林之有主，輿情普洽，緇素觀光。臨楮翹勤，懇切之志。謹啟。

景德愚姪機旭和南九頓首拜

大悲玅雲禪師傳

苕程司訓鴛水逸民同門弟真性羅開驎撰

古來法門宗匠，唯是真參實悟，以本分接人，不動聲色而化被群方，斯足尚焉。若吾大悲法兄禪師，具人矣。師諱真雄，字玅雲，原藉浙之金華，徐姓。父仲芳，任登州都閫，以官為家，遂為山左人。師自幼喜悅三寶，俄逢鼎革，父棄官入空門，師亦隨父驅烏受具戒。首參具德和尚，究竹篦話。一日，至北高峰，仰見新月，忽若大地平沈，遂爾疑團撲落。復飽歷煙水，若木陳、費隱、箬菴、浮石、玉林、牧雲諸尊宿，無不刮目相看，爭欲網羅異寶，然師少可其意。最後抵禾城金明，一見本師介老人，心中大愜，曰：「是誠吾師也。」老人云：「雲封獅窟，向背無門，汝從何而入？」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老人曰：「汝是行腳僧，為什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師曰：「今日親見和尚。」老人曰：「汝看老僧眉毛落了幾莖？」師曰：「生也。」老人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師曰：「和尚欠多少？」老人便打。師曰：「不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老人曰：「汝見個甚麼，卻恁麼道？」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老人曰：「參堂去。」自爾機鋒箭拄，老人復加百鍊，師遂破最後重關。師與主峰兄侍老人圍爐次，老人曰：「火爐頭有個賓主句，汝道看。」師曰：「和尚坐，某甲立。」老人指火曰：「者個為什麼向寒灰裏發燄？」師曰：「非為分外。」老人以火箸敲爐曰：「還跳得者個出麼？」師曰：「不獨某甲，直饒三世諸佛全身在裏許。」老人曰：「大須仔細。」尋命掌院事，執勞六載。舂米次，老人至，問：「子還是為眾竭力？資養己命耶？」師曰：「餵驢餵馬。」老人曰：「子是第幾頭？」師曰：「將謂無人證明。」老人便與一掌。壬子元旦，老人陞座，拈香祝聖畢，乃曰：「卓錫蠡湖念五春，今朝意氣出常情，海天閣外紛紛雨，帶水拖泥祝聖君。」拈拂子召眾曰：「世尊說法四十九，老僧開堂二十五，靈山拈花，金明豎拂，且道是同是別？」師出禮拜曰：「且喜老漢今朝瞥地。」老人豎拂子曰：「只者個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且道承誰恩力？」師曰：「粉骨碎身未足酬。」老人打一拂子，師便禮拜起，依位而立。老人即付師衣拂

法，偈曰：「獅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無得，無得得亦得。」未幾，老人謂師曰：「子因緣既熟，無久滯此。古人云：『未有常住而不行者。』水邊林下，把茅蓋頂，順時行化，續佛慧命。」師領旨北轅，渡江淮，抵清淵，駐錫天中閣，潛行密用，聖凡罔測。癸亥春，應請住大悲禪寺。寺故唐宋以來知識道場，緣前住不稱，將鞠茂草。師豎大法幢，驅諸野犴，獨標濟天風月，頓使顛覆維新。師感炎涼時態，岑寂世緣，孤高壁立，四方宿衲，景附雲從。師一以本分草料相勗，雖鐵額銅頭，必敲骨驗髓，務使個個點睛破壁，人人踞地嘶申。故其門人分猷布化，散處諸方者，皆頭角嶷然也。師居恒所食瓔珞一瓢，所衣敝衲百結，環堵蕭然，有楊岐雪珠滿榻之風。學徒非斷臂者流，鮮望崖而退。舜日杲公贈言云：「誰言我叔成癡癖，華頂風清熟解躋。」蓋確論也。師鉗錘惡辣，絕不容情。至其處世謙光，不受禮拜，志願三篾束肚，一茅遮頂，則又有雲棲古宿之風。嘗睹薪米狼藉，躬檢入廚，誡諸子曰：「粒米莖薪，檀信膏血，若不感恩(努力)，頓悟己靈，而反致輕忽，恐難消受爾。」方丈不私享用，孤節行化，稍有贏餘，即惠貧乏，或作勝事也。師自壬子離金明，至庚午冬仲，從東魯來禾，屈指十有九稔矣。余迎笑謂曰：「兄大作佛事，而榮旋祖庭。」古云：遊子悲故鄉。此其時歟！俄閱其行實，知行解相應，一言一行，俱可隄捍狂瀾，模範後學，因捃拾其大略云爾。

空諸性曰：「傳之為言傳也。傳也者，傳其人也；傳其人，傳其神也。今著述家每傳一人，輒多鋪語，未免藻繪損神。」師之行解，超群軼格，余傳之，不敢妄加點染。或曰：「師本不落朕跡，似神龍無首，非若靈龜曳尾。子今傳之，非點染而何？」余曰：「不然。法門秋晚，流俗波靡，佛祖正眼留作人天標表，此亦頹波之柱石、霜榦之碩果也，又烏容以不傳？況師法道方興，行見玅雲彌布，一雨普霑，盡法界、虛空界遭其荼毒者未可涯量，是又非筆墨所及矣。」

玅雲雄禪師語錄卷一

住鎮江甘露寺嗣法門人機德編閱

住山東臨清州大悲禪寺語錄

康熙癸亥二月，師在護國，受本郡州牧佟公、州尹卜公暨闔郡紳袍護法融涵老宿等請，於三月二十日進院。

山門。「惟此一門，通天達地，直下無私，一超直入。」

韋馱。「叢林屏翰，法社干城，權衡在握，邪正是憑。」

佛殿。「麻三斤、乾矢橛閣置一邊，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阿誰證明？新長老到來如何即是？」顧左右云：「大眾記取。」展具作禮。
伽藍。「七事惟荷，百凡仰靈，振領提綱，條令斬新。」
祖師。「龐眉皓首，形影詭誕。靈山嫡旨，各妄宣傳。今朝捉敗，無地躲閃。」插香展拜。
據室。拈拄杖云：「過去諸佛於此轉大法輪，未來諸佛亦於此轉大法輪，新長老於此又如何施設？」卓杖云：「棒頭產下玉麒麟。」即日，封翁林芝山、高雙泉明府冀霖同眾士庶請上堂。師拈疏云：「者道符子推不向前、約不到後，從諸大護法筆尖上湧出，落在山僧手裏，豈敢囊藏？也要大家相委悉。」度疏云：「維那分明宣說。」指座云：「法王寶座，千古遺蹤，不是其人，徒增希冀。新長老到來如何即得？」喝一喝，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毘盧之先，枝敷樓至之後，高而無上，貴不可極，爇向爐中，奉祝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皇后齊年，太子千秋，伏願帝基永固，垂拱致治。此一瓣香，為雲為雨、為瑞為祥，奉為滿朝文武、本郡尊官、現前縉紳檀護并諸山耆宿，伏願祿位高增，子孫瓜瓞。此一瓣香，靈孕浩劫，毒深滄海，千尋浪裏翻身，百煉爐中輥出，末後到金明結盡冤仇，抱恨抱怨無處伸雪。今日人天眾前拈出，供養前住徑山天池、次住廣福敬畏、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金明堂上過去本師介菴進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舜日大師白槌畢，師云：「若論箇事，諸佛列祖口挂壁上，雖則官不容針，山僧到來傍開一線。」拈杖一卓，云：「莫有不惜性命底，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僧問：「毘盧頂上草生青，金剛腳下死蛇橫，玉殿苔封意作麼生？」師云：「鐵輪天子寰中敕。」曰：「天時地利，四眾咸和，祖意教意，為同為別？」師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都。」曰：「蠡湖滴乳傳芳永，舊店重開法化新。」師云：「也要大家出隻手。」曰：「一句渾超諸有象，千載黃河今又清。」師云：「好箇消息。」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打，云：「切忌詐明頭。」問：「撥草瞻風，瓦礫光生，如何是大悲境？」師云：「雲眠斷碣，鳥宿迦頭。」曰：「人傑地靈，緇素駢臻，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眼生眉下，耳撻腮邊。」曰：「人境已蒙師指示，正令全提事若何？」師劈脊便棒，曰：「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同道方知。」乃云：「剎竿豎起，古店重開，揭開寶藏，渾出家珍，撒向諸人面前，一任取足。與麼會得，猶較些子；不與麼會，拄杖子別滋一路。」驀卓杖一下，云：「破魔王窟宅，展佛祖家聲，須憑者箇；握金剛劍，懸肘後符，要是其人。山僧今日承諸檀命，義不容辭，斬莽披榛，鑿開生佛面目；墾土掘石，露出本地風光。頓使寒灰發燄，枯木生春，石獅哮吼，驚起青

山頭卓朔；木馬嘶風，蹋斷黃河水倒流。正恁麼時，莫有向者裏著得一隻眼者麼？」良久，卓杖一下，云：「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垓行？」復舉：「介老人住金明，上堂云：『破禪堂，灰頭土面；破佛殿，驢額馬腮；破山門，擎拳持杵；破佛閣，待月眠雲；破鐘樓，知音者少。令一隊破衲僧居此，以破破不破。破破不破、不破不破底運用無窮，直教七通八達。若是超宗異目，山僧秖得另眼相看，將破破底相待。眾中有斫不開、劈不破底麼？出來，金明與你破破去也。』」師云：「運壺中日月，用格外鉗錘，號令人天，權衡佛祖，不無者老漢；若欲扶豎臨濟綱宗，要且未在。山僧當時若在，將具展開畫  相，捲作一團，拋向背後，展兩手，云：『諾！』看他如何合煞？諸人者裏會得，燃燈佛與你同參。」卓杖一下，云：「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

開基，示眾。「地老天荒歲月長，何代傳留古道場？而今生面重拋出，瓦礫從教盡放光。」拈杖卓云：「真機獨露，揭開萬象頂[寧*頁]；大用現前，捩轉虛空鼻孔。頓使春回大地，法運咸新，化育無私，恩光普洽，於一莖草上現出瓊樓玉殿，坐微塵內轉大法輪，山河大地情與無情一齊喝彩，驚得須彌山王惡發，一時六種震動，直得四天門王擎拳合掌，狸奴白牯東觸西觸，山僧一一從頭按過，不免將金剛圈、栗棘蓬、木札羹、鐵釘飯盡禮款待，各箇禮謝而退。大眾！且道具何三昧，有此慶快？恁麼會得，大悲與你同一鼻孔出氣。還有恁麼會者麼？」卓杖云：「一莖草上瓊樓現，萬象叢中梵剎新。」

小參。僧問：「大機大用即不問，向上提持請師道。」師云：「一棒一條痕。」曰：「德山棒、臨濟喝，禮防君子，若有箇不假鉗錘的，如何指示？」師云：「鐃鉤搭索。」曰：「湛湛青天為甚也須喫棒？」師云：「未是闍黎著腳處。」曰：「秖如無位真人還有喫棒分麼？」師云：「那箇是無位真人？」僧無語，師打，云：「只者是。」僧禮拜，師又打。問：「學人弓折箭盡，請師賜棒。」師云：「降將不斬。」僧擬議，師打，曰：「莫妄語好。」乃云：「諸方聚頭喧喧談玄說妙，爭似大悲者裏土面灰頭？雖處城市，不異山居。有時天共白雲曉，烏啣花落；有時水和明月流，風送琴來。凡情聖解，無處安排；得失是非，了無位次。設有辯如瓶瀉、問似雲興，到者裏那堪措足？化城客作，未可觀光。」驀卓杖，云：「放開一線，只圖諸人總見總聞。還會麼？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卻迷巢。」

金明介老人彌勒開光，命秉拂，小參。「月皎天空，光吞萬象，寶鏡當臺，千差莫隱。秖如古德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驀指像，曰：「大眾！秖在者裏，一向灰

頭土面，今朝塵盡光生，大似笑不徹底沒　眼長老。雄上座與你點出。」以筆點眼，云：「看，看！直得照天照地，一星也瞞他不得。且道：得何三昧？」喝一喝，云：「忽地全彰兜率界，當軒獨坐笑盈腮。」

佛誕，上堂。僧問：「善財參五十三員知識，因甚不聞作佛？」師云：「道士不持錫。」曰：「龍女一見如來，為何直往南方成等正覺？」師云：「比丘不鍊丹。」曰：「學人上來如何記莂？」師云：「一頭兩隻角。」曰：「謝師相為。」師云：「且喜頭角崢嶸。」僧一喝，師云：「正好拖犁拽耙。」乃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惟吾獨尊。一場漏逗，再睹明星，添沙眼裏。靈山拈花，笑殺頭陀。臨末稍上做盡伎倆，更道：『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用徹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檢點將來，腳跟下好與三十。何也？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山鐸和尚書至，上堂。「溪山各異，雲月是同。矗矗華峰逼漢，融融桂乳飄香。正脈弘通，後學有準，不勝忻躍之致。曷蒙上足馳書，遠抵東魯？過辱殷勤，觀瞻無已。」以杖召眾，云：「還有委悉者麼？」良久，云：「昨日看雲眠白日，今朝鴻雁落丹墀。」

結夏，小參。「結卻布袋頭、水牯牛，東觸西觸，且喜水足、草足，忽地撞倒鐵壁銀山，打破趙州關，趁出楊岐驢子，胡狗不識，羞成隊走。諸仁者！莫莽鹵，二六時中好看取。」驀豎拂子，云：「是甚麼？」擲下，云：「咦！將謂象骨鰲鼻蛇，卻是南山白額虎。」

端節，上堂。「今日時分，大地草靈，拈來無不是藥，用之百疫消清。」驀豎拄杖，云：「看！看！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莫有知此利害者麼？」良久，卓一下，云：「神農嘗不得，耆婆罔辨真。」

晚參。舉如意，云：「者箇子極簡便，不用安排，隨處顯現。蓋緣諸人逐物意移，迷真返正，致令河邊受渴，飯籮裏耽饑。殊不知，大道無向背，至理絕離微，向上一路不用鑽研，松風水月盡是當人妙用。雖然，猶是衲僧轉句，祖師門下別有生涯。」擊如意，云：「還委悉麼？若無拔山力，烏騅不易騎。」

解夏，小參。「秋風纔動，遍界涼生，萬彙凋殘，金聲普振。大悲者裏，九旬期滿，爐錘活脫，不意泥牛血迸，秤鎚汗流。趙州柬，蘆引蔓，瑞巖石上，主人喚惺。正當恁麼時，如何是衲僧行履處？芒鞋蹋碎滄江月，拄杖撥開嶽岫雲。」

住中天閣余素菴請上堂。拈拄杖云：「拈起也，函蓋乾坤。」放拄杖云：「放下也，截斷眾流。」橫拄杖云：「彌綸萬有，含吐十虛，玄要主賓，偏正君臣，三乘五教，頓漸偏圓。」驀卓杖云：「百雜碎了也。還有會得者麼？」良久，復卓杖云：「與你一緉草鞋。」

因事，上堂。「九年面壁，土曠人稀，平地波生，駭人觀聽。或現三頭六臂，呈能呈伎；或逞無量神通，作多般計巧。大悲者裏玄黃不涉，何用致雨騰雲？一向冷愀愀地終朝默坐，皆因世道秋晚人多鬥諍，如犬咬枯骨，群吠見之競來喧爭，纔知味淡而癡火頓息。大眾！正所謂：黑風吹起船舫，飄墮羅剎鬼國。只如坐致太平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老將不用談兵策，自有東風致太平。」

上堂。「大悲有一句子，不是祖師心印，亦非鐵牛之機，突出虛空，觸不得、背不得。且作麼生即得？還有道得底麼？」良久，拈杖畫[十〇]相，云：「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視如盲。」

上堂。「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死款不勞拈出。大悲者裏隨機設教、遇緣應機，與諸人平地展演，事無不當。烹金琢玉，要假本分鉗錘；奪食驅耕，須憑超方手眼。若從空放下，頓歇馳求，不移寸步，百城俱到彌勒樓閣，何用再見文殊？山僧今日打鼓敲金，為諸人奏凱去也。」以拂子擊禪床，云：「萬國醉心嘗大鼎，相將攜手上高臺。」

金明先師介菴和尚訃至，上堂。「颯颯金風體露，紛紛紅葉翻飛，坐斷報化佛頭，人天杳無消息。」拈起訃音，云：「既杳無消息，者箇是甚麼？雖然，大悲一向為伊瞞頇過，今日掩彩不住，不意者老漢到此田地。大仔細思量，大悲通身是口，也不能盡說他惡弊。」以袖掩面，云：「哀！哀！」

起七，小參。僧問：「把住向上牢關，徒勞側耳；放開百千三昧，平貼商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擬議墮機前。」「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有口不能宣。」「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千聖絕言詮。」「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坐斷虛空竅。」「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懸巖撒手玅。」「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妍媸俱該照。」「三玄三要蒙師指，末後一句事如何？」師云：「斷碣無文字義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草鞋咬腳。」曰：「學人不會。」師云：「不是有心。」乃云：「紅爐火著燄騰空，逼得烏龜上翠叢，無論頑銅并鈍鐵，鑄成寶劍任磨礱。」豎拂子，云：「洞山三斤麻，山僧扎作一柄拂。若喚作一柄拂，卻是洞山三斤麻；若喚作三斤麻，卻是山僧一柄拂。且道：喚作甚麼即得？」一僧云：「不可喚作和尚拂子。」一僧云：「也不是雲門乾屎橛。」一僧云：「和尚莫熱瞞。」一僧禮拜，歸位。師云：「總沒交涉。雖然，就裏一箇滾熱。」又，僧出，曰：「請和尚道。」師以拂子擊禪床，云：「三十年後有人悟去在。」

示眾。「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富嫌千口少。你無拄杖子，奪卻你拄杖子，貧恨一身多。虛空撲落地，無奈痛愁何。」卓拄杖一下，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除歲，小參。僧問：「臘盡春回即且置，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云：『卻是饅餕。』意作麼生？」師云：「因齋慶贊。」曰：「便恁麼會意如何？」師云：「錯過不少。」僧便喝，師云：「縱饒喝倒須彌山，也是階下漢。」僧拂袖歸眾，師云：「自領三十棒。」乃云：「大家聚首敘寒溫，無數心情徹底傾，賴得雪枯冰燄烈，好看春色到黃昏。」召眾，云：「大悲者裏殿堂破落，滿床雪撒珍珠，廚庫枵虛，往來雀鼠不至，家風冷淡，客到清茶，不效諸方椎鑼伐鼓，鬧熱門庭。何期爾輩不事囂燄，甘受闐寂？適當與諸人分歲，乾矢橛、麻三斤丟過一邊，炊黍米飯、烹露地牛，諸方舊例，山僧此間細剪白雲、薄切清風，以虛空為盤、泰山作筋，更傾太液池、煎龍腦茶，將東海作杯，一任飽餐，且道是甚麼滋味？倘或不知，三十日閻老子要與你箠飯錢在。」良久，云：「不經霜雪苦，難話歲寒心。」

歲朝，上堂。「撾塗毒鼓，聞者盡喪；豎摩醯目，見者俱瞎。見之聞之而不瞎不死者，豈可同日而語道哉？」乃拈拄杖，云：「今朝新歲，全無忌諱。且聽下文，一齊囑累。」卓一卓，云：「寶塔尖頭，豁開釋迦眼睛；千華臺上，露出達磨鼻孔。東君佈令，萬象騰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林下衲僧，順時納祐。且道祝聖一句作麼生道？」復拈香著爐，云：「一爐沉水盈滄海，仰祝　當今億萬年。」

元宵，上堂。「千燈萬燈，燃於一燈；江月山月，本乎空月。月裏燈明，燈中月皎，三千大千，光光交徹，如寶絲網。進一步，重重錦縫開；退一步，塵塵三昧起。寒山拾得，遏捺不住；彌勒釋迦，卓錐無地。大悲拄杖子一著爭先，倒騎三腳驢，拽脫為山鼻孔，蹋斷帝釋脊梁，繞四天下一匝，坐地看鰲山，春色無高下。」拈拄杖，召眾，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佛涅槃日，上堂。「梨花白，柳枝黃，山左山右，綠砌池塘。鶯歌兮，韻囀王喬之玉管；燕語兮，聲繞謝氏之雕梁。如來紫磨金色身，一一天真，一一明玅。只如煙燼火滅時，金色身即且置，如來在甚麼處？」卓拄杖一下，云：「曉來一陣催花雨，馬蹄何處避殘紅？」

觀音誕日，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澹煙疏雨洗黃昏。」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滿頭白髮蓋霜顏。」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雲封古寺，野客迷蹤。」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農歌細柳，鶴舞蒼松。」曰：「行解相應恢祖道，離名離相振綱宗。」師云：「口銜霜刃太驚人。」士問：「清光匝地，明暗交輝，如何是觀音玅智？」師云：「能救世間苦。」曰：「直捷提持，不擇冤親，盲聾瘖啞，如何接導？」師云：「識得你是俗人。」曰：「恁麼則一蹋

鴻門兩扇閒。」師云：「汝見何道理卻恁麼道？」士便喝，師云：「昨夜三更月到窗。」士禮拜。師乃豎拂子，云：「觀音菩薩來也，在山僧拂子頭上顯大神通，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直教一切有情隨心滿願，大悲者裏理長即就，牛頭沒、馬頭回，一任蹴蹋，合水合泥，有甚麼限？檢點將來，未是衲僧極則……」以拂子畫一畫，云：「且待別處商量。只如慶祝聖誕一句又作麼生？」揮拂子，云：「香雲堆裏見圓通，千手施為不自功，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識玅容。」

浴佛，上堂。「示現皇宮，計盡謀窮，雪山成道，重加作造。再轉法輪，不堪聽聞，露出雙趺，臭惡難收。大悲今日不似老韶陽掉轉旂鎗。」喝一喝，云：「者一杓惡水也要你承當。」

介菴和尚忌，拈香。「前年今日捩轉鼻孔，今日前年囊空剩穎，直得天下太平，森羅喝彩。且道大悲者裏又作麼生？」插香，云：「大眾還知麼？西風滿院愁無限，九曲河聲動地流。」

金明古燈和尚至，上堂。「中流砥拄莫遲疑，玅手擎天賴主持，蠢水杖頭涓一滴，宗綱隨處耀金錍。」豎拂，云：「高而無上，淵莫可測，打開線路，寶印騰輝。大道隨方建立，至理觸處彌彰，全提正令於寰中，大展威權於閫外。若是坐斷報化，佛頭難為湊泊；欲求輪王髻珠，必先拋磚引玉。」復舉：「昔在金明，嘗聞先師舉破破不破，破破不破、不破不破底句以驗方來。者則公案多年蘊在胸中，信知無人發明。若非古燈法兄大悲，此生無由拈出。」下座。與頭首、大眾殷勤敦請：「伏望謦欬雷音作獅子吼聲。」

正定禪宿同鄉鐸高雙泉供法衣，請上堂。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即且置，只如施主供衣飯僧得何三昧？」師云：「親到寶山，莫教空手而去。」曰：「乾三連，坤六斷，一線貫通，因甚坎中滿？離中虛？」師云：「蓬來三島，黃河九曲。」曰：「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師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請師曲開方便。」師云：「我佛過去久矣。」乃拈法衣角，云：「者箇滯貨，靈鷲傳來，及到東土黃梅，夜半密付，大庾嶺頭拈掇不起，遞代相傳，殃累不少。今向檀那針鋒上湧出，有箇正定禪宿和盤托來，仍請山僧舉揚，令現前緇素無不見聞、無不信入，各箇蹋著故鄉田地。恁麼會，覓火和煙得；不恁麼會，擔泉帶月歸。大悲與麼道，未免舌頭托地。秖如舉揚一句如何即是？」拈拄杖一卓，云：「但願皇風吹遍野，群萌普洽福田增。」

封翁林芝山、中書林文伯請放生會，小參。「魚游困而止澼，鳥飛倦而知還，蠢動含靈莫不貪生懼死。茲現前眾信體全物命，捐貲贖放，令其水陸空行，脫離籠繫，以免刀砧鼎鑊之苦，各遂逍遙。更請山僧為其指箇入路，乘此大法，各獲正因，共登覺地，永出輪迴。此段勝心誠為希有。」豎拂子，云：「大眾！一切眾生向者裏

成正覺已，諸人分上且作麼生？」揮拂子，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酬宿債。」
受嘉興三塔請，上堂。「明鏡當臺，照徹佛祖心肝；寶劍臨風，那許癡頑在目？直得沒頂塔[跳-兆+孛]跳上天，師子橋哮吼入海，汶水吹笙，土山作舞，驚起鐵牛，踏倒彌盧山王，帝釋尊天蹲身無地。正恁麼時，正不居正，偏不坐偏，虎穴魔宮，自由自在。」以拂子召眾，云：「且道是甚麼時節？」乃擊拂子，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更風流。」
先師介老人忌，拈香。「你先前年向我說去年今日事，我道你出語不稽；我前年今日望你信，思量不是去年時；及到去年今日又無信，只道你口說無憑；今年前日忽接訃，果應先前年說話。特燒一瓣紫檀，煎三盞白乳，不是報你恩德，為你說話不虛。」乃燒香，云：「嗚！嗚！當年枉受你奇冤，今朝更惱人腸肚。」
囑天乳哺西堂，上堂。「向上一路，釋迦眼睛，正法眼藏，達磨心髓。」拈拄杖，云：「木上座久默斯要，今日驀地機先，動容古道，可中有箇打破羅籠、踢翻窠窟的，戴角擎頭，克紹先猷，典型後學。大悲者裏有箇破沙盆子，從來無人覷見。」乃拈法卷示眾，云：「還有於此會得麼？」天乳西堂出接卷，云：「昔日靈山親記莂，今朝大悲轉光輝。」師云：「以何為證？」乳曰：「開基創業前王事，端拱持盈後帝心。」師云：「即今事作麼生？」乳珍重，禮三拜，師云：「如是，如是。」卓杖，下座。
別駕牧公項大士至，上堂。「蓬戶家風別，苔生丹灶寒，年來蹤跡泯，相續也大難。大悲者裏斷碣委地，榛莽參天，木上座十載前撥開生面，蒲牢子從今日吼破雲端，古佛堂前烏兔爭飛，夜明簾外不通凡聖。今朝有次菴大士同出師門，幸旌蓋辱臨，破我岑寂，山林增色，瓦礫生光，直得車溪水長高濟北，鴛湖浪湧漲黃河。只如弟兄相見如何話會？」揮拂子，云：「共掬湖天波底月，塤篪迭奏動雲泥。」
金明介菴和尚忌，法眷請上堂。「九月廿三日，吾師示寂滅，今值十週辰，飲水忽遭噎。東山十件事，一事亦不設，傑祖曾有言，子不談父德。千古襲斷橋，曹溪真滴血，萬丈蠡湖波，溶溶吞海月。杲日麗中天，不似塵勞熱，火裏青蓮花，紅爐飛片雪。蛙步豈能隨？追風天馬烈，時流謾度量，輪王三寸鐵。不是揚家醜，對眾閒饒舌，特報與諸人，從頭須打徹。且道打徹箇甚麼？」擊拂子，下座。
受三塔請，辭眾，上堂。「虛玄大道，無著真宗，隨方建立，遇緣即應。靈符在握，竿木隨身，照用全彰，殺活臨時，去住隨機，自由自在。有時深藏寶鏡，妍醜不立；有時揭開華藏，遍界光輝。兔角杖威獰似虎，著著超方，出頭天外，誰是我般？雖然，只如古人

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眾中莫有會得者麼？」卓拄杖，云：「三千里外分明記取。」

住北京玅峰法雲禪寺嗣法門人機相編錄

住浙江嘉興府三塔景德寺海會禪院語錄

師於康熙辛未，掃金明介老人塔於大慈。次年，受合郡紳衿公請，於二月十二日入院。

山門。卓拄杖，云：「既到者裏，那堪回互。不二法門，大方闊步。」喝一喝。

韋馱。「脩戒定慧，護佛法僧。四大部洲，因甚那一洲不到？」合掌云：「太平不用將軍令。」

佛殿。「家無二主，你是阿誰？然則如是，詎失禮儀？」乃展具拜起，顧眾云：「切忌妄通消息。」

伽藍。「你有五通，我止一通，正令全提，鞭影何從？」插香，云：「今朝無別謂，千古振宗風。」

祖堂。「者一隊漢，三五成群，遞相熱瞞，今朝看破，不值半錢。」

據室。「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若聖若凡，泥團土塊，設有箇出格底來……」驀卓拄杖，云：「切莫錯怪。」

當日，別駕項牧公同眾紳士辦齋，請上堂。師至座前，拈疏云：「夫子之言，達磨心髓，外道天魔，徒勞側耳。若要大家總知，且聽維那表白。」宣畢。師拈杖指座云：「寶王座前，人天普會，山僧到來，一場特地。」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根蟠浩劫，樹秀今時，爇向爐中，供養本師釋迦文佛，伏願化身億萬，拯攝沉迷。此一瓣香最尊最貴，價重山河，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欽願至德弘敷，兆民普賴。此一瓣香德合天地，功並日月，奉為滿朝文武、本郡府主邑侯、各位尊官、現前請主、紳衿緇素，惟冀天爵、人爵以增崇，智山、壽山而鞏固。」復於懷中拈出云：「此一瓣香，拈起則逼塞虛空，放下則大地平沉，親從蠡湖得來，恩大難酬。第二回拈出，供養前住徑山天池、次住敬畏金明、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介菴先師進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晦岳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佛祖覷不見，衲僧提不起。還有向未舉已前薦得者麼？」紫淵問：「玄風久振，為祖佛權衡；慧日高懸，作人天眼目。請問：如何是人天眼目？」師云：「火迸星飛。」曰：「秖如四眾臨筵，將何指示？」師云：「風清清，日杲杲。」曰：「恁麼則恩光遍布，大地均沾。」師云：「且喜功不浪施。」曰：「光敷景德千華秀，水長

龍淵一派長。」師云：「不勞讚歎。」乃揮拂子，云：「垂鉤四海，秖釣鯤鯨；據座披衣，為求知識。」驀豎拂，云：「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來，今日正當山僧說法，直以大圓覺為伽藍，安住平等，一如法說，令現前緇素亦如法得解，然後同聲相應、同氣相和，號令人天、權衡祖道，直使魔外絕跡、生佛普該，入一微塵、現無邊身相，坐毫端內、轉大法輪，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與無情，總在者裏頭出頭沒。」喝一喝，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

當晚，小參。「靈機廓徹，智照洞明，遇緣化物，道豈虛應？奮堅密身，坐斷十方；豁智慧眼，該羅一切。示七步周行，指天指地，作師子吼音，不無釋迦老子。後來有箇跛腳阿師，顯超群作，略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可謂赤心報國。揀點將來，也是冬行春令。新龍淵恁麼批判，且道意在於何？諸人還知落處麼？」拈杖卓，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佛涅槃日，上堂。「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釋迦老子還在裏許麼？若在裏許，在甚麼處？若不在裏許，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如何得恰好去？於斯見得徹，四月八日示生皇宮、臘月八日睹星悟底，與二月十五雙林示滅，總不出者箇。大眾還見者箇麼？山花開錦繡，澗水瀉銀濤。」

達磨祖忌，拈香。「九年面壁，計較難成。五番中毒，不勝淒清。將謂傳上乘之一心，誰知受無極之苦辛。後代兒孫，那想到者箇真情。龍淵今朝雖覿面，曾記得老臊鬍缺齒在當門。」

佛誕，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老瞿曇既具斯等神威，何更向閻浮世界撒沙撒土？後代兒孫喚作正法眼，東釘西釘，看看做箇破沙盆，只貯幾杓惡水，歲歲今朝驀頭淋，將謂報德酬恩，可憐生，枉受他多少零丁，千古萬古誰與慕西秦？然雖如是……」連喝兩喝，云：「且喜天清地寧。」

結夏，小參。「展衲僧巴鼻，運格外鉗錘，須是恁麼人，堪作恁麼事，主賓互換，棒喝交馳，也要是箇漢，否則皆成戲劇。會得底自不徒勞，不會底切忌錯過，九十日內參要真參、悟須實悟，若向者裏能所俱寂、物我雙忘，龍淵痛與二十拄杖。且道龍淵具甚麼眼目？」卓杖一下，云：「意氣不從大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

李蛟門特請於真寄亭上堂。蛟門拈香云：「解脫香，解脫知見香，光明雲幢遍法界，爇向爐中供養玅雲師兄和尚，惟願慈悲顯露先師大人之相，令此一會之眾共睹慈顏，正所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天封室內現紫金身。」師豎拂子云：「還見麼？如我李法兄適來所供

是實，毫髮不易，真真池蓮開，暢古佛心；寄寄石邊蘭，拂祖師意。若是已過的，自然別露風規；倘留觀望，那堪共語？茲因李居士再三重命陞於此座，諸人還見先師大人相麼？」良久云：「兩輪日月磨今古，一片乾坤傲卻灰。」

供羅漢，示眾。「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半百應真僧，次第入道場。有神通的騰空而至，未心空的水陸頻臻，總受檀那供養。只如木上座還受此供養否？」以拄杖一卓，云：「隨眾獲安樂。」

晚參。師云：「有箇漢終日行，寸步不移；有箇漢終日坐，足遍天下，都來合喫龍淵二十棒。且道過在甚處？」

祈雨，上堂。「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飄爍，稼穡云枯，竹樹葉縮，四海五湖，石出水落。」驀拈杖一卓，云：「震動老龍宮，雷轟并電掣，打著東海魚，雨似盆傾出。且道：神通耶？法爾耶？」喝一喝，云：「雷鞭擊碎金烏窟，瀉出滄溟遍九垓。」

景命月旦，上堂。「纔過天中節，便是六月一，草木正方榮，看看九夏畢。人生如轉燭，光陰若瞬息，三塔尾顛天，矗矗望何極？田園在處樂歌聲，箇事分明休別覓。休別覓，日日日從東畔出。」

解夏，上堂。「當人一著，至簡至易，向外馳求，轉疏轉達，得與不得，總然一致。龍淵者裏有時把住，佛魔俱斂；有時放行，凡聖同途。若要當頭坐斷，盡法無民，只得放開一線，曲為今時拈一莖草向四大海裏攪動竭龍宮，直使洪波泛濫，淹上三十三天，浸爛帝釋鼻孔，金剛際下土地神從蟭螟眼裏翻身跳出，叫道：『火發。』拄杖子忍俊不禁，劈頭一擊，瓦解冰消。莫有與麼會底麼？」卓拄杖，云：「生兒不食人間乳，敵勝沙場豈用刀？」喝一喝。

上堂。「真機獨露，覿面相呈，鑒地輝天，迥超物表。三世諸佛以此成道，歷代祖師以此利生，天地以此包羅群象，君王以此奠安天下，江海以此流通不竭，山嶽以此鞏固皇圖，聖人以此教化，凡夫以此修證，山僧以此舉揚。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若有箇漢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不妨靈俐。有麼？」喝一喝，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

師誕日，上堂。豎拂子，云：「者一著子，超越群象之表，迥出太古之先，氣偃鴻濛，光吞大野，放一線道，運迴日月，撥轉乾坤，到處逢源，隨方作主，將四大海傾耳根裏，拈須彌山卓眉睫上，東湧西沒、南湧北沒，上下及四維橫縱無礙。諸仁者！向者裏會得，猶是建化門中事，未為衲僧行履處。」喝一喝，云：「劈開華嶽連天秀，瀉出銀河萬派聲。」

病起，上堂。「是病若有，毘盧墮在凡夫；是病若無，普賢失其境界。離卻有無，病根深固。」拈拂子畫  相云：「者是佛祖病根，世醫拱手，耆婆罔測。老維摩病，墮落深坑；馬簸箕病，殃累永劫。有以病為藥，攢簇不得；或有以藥為病，截斷舌根。藥病兩忘，無人識得。諸昆仲！還識病麼？」良久：「啊唧！啊唧！」
晚參。「明頭來明頭打，錯；暗頭來暗頭打，錯；四方八面來連架打，錯。總不恁麼來時如何？」良久，云：「慚惶煞人。」有僧出，師起身入室。
到興善鴛湖和尚塔頭，拈香云：「披榛闢土，創復普明於檇李甌寧；德邁道尊，再振綱宗於浙江閩海。坐斷紫雲峰，食橡餐松，不讓為山祐老；浩氣迴諸方，櫛風臥雪，慨見楊岐會翁。不肖孫某，匍匐遠來，九禮窣堵，直得木人潸血淚，舜若結柔腸。謹具瓣香盃茗，略表寸誠，且道吾祖還納受否？」燒香云：「秋老樹翻紅葉雨，天高雲捲翠微深。」
先師介菴和尚忌，拈香插爐云：「滿煨一爐乾矢橛，薰教阿師鼻腦裂，謂是報德與酬恩，頭上安頭眼著屑。」以袖掩面云：「哭不成，笑不得，一年一度今日時，廿載柔腸成百結。」
因雪，上堂。「旋空翽翽霰天涯，大地山川醜盡遮，世界都盧渾一色，梅香雪潔逗窗紗，凍得鐵牛無避處，騰身躍過幾恒沙，撞倒梵天，踏細須彌，萬象森羅，錦上鋪花。且道：神通耶？法爾耶？」喝一喝，云：「切忌眼裏更著沙。」
臘八，上堂。「日冷風寒，霜花匝地，凍得老瞿曇眼裏放花，滿口顛言倒語道箇：『奇哉，一切眾生具有智慧德相。』何異崑崙頂上更覓虛空、太液池邊挑涼水賣？令他後昆都不丈夫，認鹿作馬，教壞天下多少男女盡是不快漆桶。諸人還知世尊落處麼？」拈拂一揮，云：「若不鐵牛頻下淚，蛟龍那識海寬深？」
除歲，小參。「紛紛雪壓梅梢冷，靄靄爐燒柏子香，爆竹一聲除舊臘，荼蘼幾點接春芳。諸方此夜分歲，龍淵隨例抖擻，趙州茶一任兩盞三盞，洞山果從教七桌八桌，滿堂菩薩子直得飽齁齁，唱箇田家樂，彌勒笑盈腮，釋迦長打坐，竇八東村化紙錢，廖七西街放爆。只如年盡歲窮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石人腳下冰生燄，露柱抽條春滿林。」
元旦，上堂。「鞭起泥牛耕大地，春風吹徹五湖冰，千溪萬壑花含笑，日色融融宇宙清。森羅煥彩，景象維新，石女舞袖庭前，木童把板雲中，於斯薦得，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雖然如是，因甚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以拂子揮兩揮，云：「崑崙騎卻鷺鷥飛，蹋碎威音大頂[寧*頁]。」

解制，上堂。「今日元宵佳節，鑼鼓家家不歇。街頭賞玩憧憧，村寺笙歌羅列。鰲山馬走人飛，鶴渚高風明月。仔細看來何迂，走到天明難竭。亦猶塵世迷頑，忙忙終日無缺。不識息心除妄，直待油乾火滅。怎如林下道人，優游安閒不徹。空劫已前自己，今世門頭不借。箇裏收放自由，布袋打開不結。今朝且喜禪流，一任腰包頂笠。山僧與麼告報，還我九十日飯錢。莫道不說。」

三月望，上堂。「喃喃新燕語雕梁，燦燦碧桃開大野；公子遊春興漸饒，踏青歌吹恣瀟灑。楊花滿地舞春風，過客長途飄野馬；古塚今人化紙錢，今人不辨誰與假？諸禪人！還會麼？不知那箇攜春回，頓覺霜花連鬢寫。」當今皇上聖誕，上堂。「春風澹蕩，國界雍熙；蟠桃花璨金枝，大椿秀開玉葉。萬邦仰祝南山，兆民同瞻北闕。且道龍淵(臣)僧又作麼生？」乃拈香燒，曰：「萬惟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

祈晴，上堂。「久雨不晴，浸爛須彌腦蓋；長風不息，拽脫崑崙鼻孔。乾矢橛，麻三斤，皮穿骨腿；金剛圈，鐵蒺藜，抽筍萌芽。餈團變作綠毛龜，石獅口裏生白醭。衲僧腳下帶水拖泥，拄杖顛頭雲開日出。森羅萬象獨露本地風光，彌勒釋迦豁開清淨寶目。」乃喝，云：「一撾毒鼓虛空破，迸出金烏世界新。」

上堂。拈拄杖畫〇相，云：「者裏會得，倒騎楊岐三腳驢，趁起南山白額虎，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穿過達磨鼻孔，踏斷虛空脊梁，把須彌山一摑百雜碎，直向毘盧頂上行。然雖如是……」良久，云：「好語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暖丹田。」

上堂。僧問：「坐斷十方，湛然常寂，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昨夜西風過，黃花滿地金。」曰：「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師云：「凌空孤雁，聲落雲端。」僧便喝，師云：「果然。」僧擬議，師便打，乃云：「機輪未轉，佛祖斂跡；針鋒纔露，千眼廓開。若是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的，當爐不避火迸，臨場豈諱截舌？到者裏自當刮目相待。設有箇出來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和尚何得分別？』好與痛棒。何故？有功者賞。」

示眾。「世尊橫言直說，黃葉止兒啼；祖師東語西話，鞭龜上石壁。諸人朝參暮請，怎似潑油救燃？殊不知擬涉思惟，即便燒殺。所以道：『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若是直下便會，多少快俊？倘或拈一放一，未免犯手傷鋒。我平常向你道：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魔宮虎穴擺手逍遙，地獄天堂縱橫自在。與麼則奴呼彌勒、婢視釋迦不為分外。有麼？」良久，云：「鶴有九皋方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僧問：「祖意、教意即不問，如何是空如來藏？」師云：「缽盂無底。」曰：「如何是不空如來藏？」師云：「黃河有

蓋。」曰：「如何是空不空如來藏？」師云：「風吹石臼念摩訶。」曰：「三空真的旨，那箇是知音？」師云：「你是村僧。」僧一喝，師便打。問：「如何是未生前面目？」師云：「烏龜向火。」僧一喝，師云：「者是即今面目。作麼生是生前面目？」僧擬議，師曰：「秦時[車*度]轢鑽。」乃卓杖，云：「擊碎明月珠，敲出鳳皇髓，未為衲僧極則。若也別開方便，不免證鱉成龜；設有就裏明宗，崖州萬里；釋迦掩室、淨名杜口，賺殺多少人；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鬼家活計。直須蹋著秤錘硬似鐵，無計較、絕商量，到恁麼地猶未識大道真體。且如何是大道真體？」復卓杖，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示眾。拈杖云：「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只如觸背不得，喚作甚麼？剛刀雖快，不斬無罪。雖然，也不得錯會。」喝一喝。

師到金明，眾請上堂。僧問：「玉律初回太簇節，燈籠露柱凍顏開。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逢緣即應。」「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入廛垂手。」「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蹋遍紅塵。」「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坐斷千差。」曰：「賓主已蒙師指示，新年佛法意如何？」師云：「風剪梅花落，滿城流水香。」乃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山僧到此祖庭，不免隨例抖擻、逢場作戲，輥雪峰毬、打禾山鼓、行臨濟喝、用德山棒，使令不虛，庭前梅雪裏操香、天封碑室中煥彩，一箇破沙盆遞相鈍置，至我先師介老人徹底掀翻，知音者少。山僧昔年眉毛厮結，深怨難忘，今日雖叨眾請，未免重添醜拙。若論者箇事，諸人腳跟下光爍爍底，何用饒舌？」拈杖一卓，云：「座中若有江南客，何必樽前唱鷓鴣？」

到三塔龍淵寺，晦岳和尚請上堂。「敲唱雙舉，沒絃琴上覓知音；賓主交參，無影枝頭饒春色。還有恁麼會的麼？昔我主峰先法兄於此斬棘除穢，豎石橋之的旨；理敗援傾，提車溪之正印。現寶王剎於毫端，播宗風於末運。晦岳法姪繼踵芳猷，光增前列，力挽宗綱，今日要山僧為眾舉揚箇事，三千七百栗蓬次第拋出諸人面前，還有不犯觀聽者麼？」喝一喝，云：「他家自有黃金骨，豈把栴檀入細雕？」

謝道舊、盤石安和尚至，上堂。舉：「斷橋和尚云：『面面相對，心心相知，人情若好，喫水也肥。祇園老漢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則不無，不當以官物作人情。』龍淵今日道舊相訪，只將曩昔相得意處重為拈出，且道是甚麼句子？」良久，云：「一條竹篦黑漆，你道有觸有背；山僧鹵莽折卻，向道全沒忌諱。十載今朝覿

面，彷彿當年的意，昨夜話到三更，從前盡道不是。大眾！且道同參不是？山僧不是？」展開兩手，云：「不是，不是。」

上堂。「一拳拳倒須彌，一踢踢翻大海，釋迦無處藏身，達磨卻來東土，計較不成，九年面壁，引得後代兒孫聚頭瞌睡，趙州東壁葫蘆驀地打倒西壁。呵呵！仔細思量，事不由己，鬧市裏稱楊稱鄭，百草頭說佛說祖，斷柄杓潑屎潑尿，破笊籬揚沙撒土，十字街頭石敢當，日日口吧吧談玄講道，三塔拄杖子無計可施，劈頭一擊，瓦解冰消。大眾！且道今日是甚麼時節？」拍禪床一下，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州尹羽文葉公祈嗣，請上堂。「金剛正體，般若圓常；廣漠無涯，高不可上。毘嵐吹之不壞，虛空墮而不渝；為二儀之根，作三光之主。綿綿密密，觸處靈通；互古今而不易，遍塵剎以恒新。如皓月當空，無幽不照；洪鐘在架，有扣則鳴。運應無方，響廓天地。藍田毓秀，蚌含明月之珠；青嶽降靈，天送玉麟之子。」豎起拂子，云：「看！看！花放故園春日麗，果圓琪樹報金秋。」

端節，上堂。「今朝五月五日，兔走烏飛勁直，抬眸地老天荒，舉步山飛海立，門前三塔起舞，殿後千華競出。龍淵拄杖子與開山和尚忍俊不禁，齊聲唱彩，忽地打箇噴嚏，赤口百舌，頭痛三日。」喝一喝，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中秋，上堂。「梧桐月冷，丹桂香飄，體露金風，光吞象外。天上月，人間月，山兮水兮，清光皎潔，優游佳趣，景樂秋光。」乃豎起拄杖，云：「總不出者箇時節。」隨畫〇相，云：「者箇是靈山指底？那箇是曹溪話底？」又畫〇，云：「者箇是曹溪話底？那箇是靈山指底？恁麼會得，吞卻一，吐卻七；不恁麼會，吞卻七，吐卻一；總不恁麼，鴟吻咬殺屋梁脊。龍淵恁麼舉似諸人，如何話會？」卓杖一下，云：「眉毛罅裏毫光露，照徹冰壺絕點塵。」

金明介菴和尚忌，上堂。「恭值先師二十週，半輪秋老泣金烏，虛空落地無消息，萬象森羅暗點頭。佩靈符，懸祖印，半滿溪山；蒙慈誨，受弘恩，數等竹葦。先老和尚，某侍奉六載，極承提命，恩重冤深，海口莫宣其萬一。今日敬追遠誠，將泰山作一瓣香、黃河作一盃茶，聊申奠獻。大眾！如是重恩必當如是重報，還知山僧報荅重恩處麼？倘或躊躇，楊岐老祖有箇舊例。雖然醜拙，怎敢欺瞞？」乃作女人拜，下座。

在三塔再受大悲請，上堂。「石人眉皺斷，虛空舌吐長，節外又生枝，時節不相忘。主賓道合，何妨貴買賤賣？凡聖同途，一任牽長補短。鑊頭邊拋三放兩也得，杓柄中揚波鼓浪也得。龍淵鼓粥飯氣，擲金鉤，釣長鯨，張羅網，打玉鳳，伊人罕遇。今日絲綸別展，舊店新開，掇取破沙盆，向折腳鐺裏重新安頓。現前一眾，貴

在潛機密用，莫陷他人故轍，庶叢林有賴，規繩不墜。更有一句，不妨與諸人道破。」卓拄杖，云：「龍淵收釣還歸舊，千里扁舟破浪行。」又卓一下。

到京口甘露寺，晦岳和尚請上堂。「佩祖師正印，顯衲僧巴鼻，須是恁麼人；拳倒須彌山，踏翻滄海水，還他出格漢。衲僧家動徹，腰包天地，歷遍閻浮，透過威音王那邊。」驀拈拄杖，云：「怎如者箇離名離相、迥古超今？今日到此，不免客聽主裁，跨鰲門、上凌雲，拽轉焦山與金山門額，撞倒銀山關，沖破鐵甕城。」驀一喝，曰：「被山僧一喝喝住，回到北固山前卓然而立。諸人還見麼？雖然如是，山僧又豈敢頭上安頭？諸人錯過亦不可。」卓杖一下，云：「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到北京安化寺，致和禪師請上堂。「浙水迢遙入帝鄉，蓬頭跣足歷炎涼，南天北地皆王化，一句當軒絕比量。有般漢聞恁麼道，將謂別有奇特，向黑山鬼窟裏坐，正是守古塚的精靈，有甚共語處？若是大丈夫兒，孤迥迥、峭巍巍，赤骨[骨*歷]地，虛空無以較其量、滄海無以比其深，目視雲漢，眼蓋乾坤。山僧今日無端到安化寺裏，被主人覷破，未免和盤托出。且道：向上還更有事麼？」良久，云：「六耳不同謀。」拈拄杖，卓一卓。

到北京玅峰法雲寺，了心長老曬經，率眾請上堂。了心問：「展開法藏，露出釋迦鼻孔，一年晾一度，得何利益？」師云：「一番提起一番新。」曰：「如何是法雲境？」師云：「怪石插青霄，奇峰卓碧漢。」「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開鐺煮皓月，把斧斫雲根。」「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須彌頂上擊金鐘。」問：「高升寶座，法藏弘開，一會儼然，如何是佛？」師云：「山高石大澗流長。」「如何是法？」師云：「三寸龜毛縛太虛。」「如何是僧？」師云：「持瓶攜錫上崚嶒。」曰：「施主請法飯僧，有何道益？」師云：「熏風南來，殿閣生涼。」曰：「恁麼則承恩去也。」師云：「錯認葫蘆作帝瓶。」僧一喝，師便打。問：「千秋龍亟三藏，一年一度曬眼，當陽展開。如何是第一玄？」師云：「風蘊古皇前。」「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杲日照無偏。」「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龍文貫百川。」「如何是第一要？」師云：「乾坤絕朕兆。」「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石裏火光耀。」「如何是第三要？」師云：「頂[寧*頁]突一竅。」僧曰：「玄要得蒙師指示，大藏流通事若何？」師云：「嶽邊有攝千山勢，海上難藏萬派聲。」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字，只者三藏靈文甚麼處來？」師云：「有眼共見。」曰：「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當軒懸寶鏡，蚩尤失卻威。」「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如何是照用同

時？」師云：「電激雷奔，不容擬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曰：「還許學人商量得麼？」師云：「桃花三月發，菊花九月開。」僧曰：「佛祖肝腸被和尚抖擻了也。」師云：「且喜沒交涉。」便打。問：「赫日麗天，熏風拂座，寶藏煒煌即且置，臨濟料揀事如何？」師云：「逐一問將來。」「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日照山川鋪錦繡。」「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得意相逢氣象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夜深愁霧鎖柴門。」「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吟風笑月樂昇平。」曰：「料揀已蒙師指示，威音那畔事如何？」師云：「啣花百鳥尋無處，送供天人覓路賒。」曰：「深蒙和尚慈示。」師云：「要且沒交涉。」乃云：「群峰四望此山高，萬壑松杉擁碧濤，策杖偶來法雲寺，那知身世在青霄？」拈拄杖召眾云：「玅峰山獨露清淨法身，香水池吐出廣長舌相，直得大千經卷從地湧出，無數天龍八部、無數山神、樹林神、虛空河海神，各證無生法忍。要會麼？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不離當人境界，開卷展演自家寶藏，故曰：大道真體只在目前。山僧拽杖入山，遇斯勝會，蒙請舉揚箇事，若謂無法可說，恐辜眾誠。木上座事不獲已，向赫日中拈出。」乃指經云：「願現前一眾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雖然，若是依經解義，即為邪魔外道。還恁麼會麼？」卓杖一下云：「蕩蕩皇風成一片，更於何處覓封疆？」

中書林文伯薦室荊氏請上堂。正定禪師問：「棄穢歸淨，太費週遮，玅體圓明，何有生滅？」師云：「春至花開爛熳，秋來葉落飄零。」曰：「一靈歸真際，無生甚處安？」師云：「踏著秤錘硬似鐵。」曰：「謝師指示。」師云：「莫忘適來此問。」僧一喝，師便打，乃云：「妄情既斷，碓觜開花，虛空結果，當地抽芽。荊安人於此會得，不被生死陸沉，撒手於空劫未有之先，高步於乾坤非想之外，捩轉鼻孔，塵塵三昧，獨露靈光，在在圓通。」以杖卓一下，云：「大悲向者裏已與你據款結案，且道今日林公請山僧薦拔一句又作麼生道？」擲下杖，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

請為素章禪師上堂。揮拂子云：「春暉斷岸，月滿空林，撒手歸去，大地全身。恭惟素公大師昔受記莂於萬壽，今示寂滅於圓通，告眾囑累，有願再世，視生死同乎泡燄，觀去來等若雲煙，不忘法門寥落，可謂明宗達本真，末世光明幢也。今日孝徒請大悲舉似，只得向枯木上糝花、虛空裏著彩，且歸根超脫一句又如何施設？」復揮拂云：「簷楹不斷前旬雨，殿閣猶聞後夜雷。」

請為圓通徹微禪師對靈小參。「其來也，若一滴投於巨壑；其去也，似一毫隱於太虛。雖有去住之相，了無生滅之機。恭惟徹公盤山室裏翻身，芳猷克振；地藏堂前瞥地，家風格外。正宜恢弘法

化，何期就裏抽身，更要大悲指示？且如何是指示一句？」卓杖，云：「那伽大定等虛空，寂照真機通劫外。」
請為普濟老宿小參。天乳長老問：「淨智玅圓，本自真常，如何卻隨生滅？」師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曰：「靈明之性，體遍十方，何須又假超薦？」師云：「不得春風花不開。」曰：「為什普賢失其境界，毘盧墮在凡夫？」師云：「明眼人前三尺暗。」曰：「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師云：「觀光有分。」乃曰：「古佛道：『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蓋此幻軀有生滅去來，一靈真性何生滅之懼？何罪福之畏？者裏透得過，頭頭是極樂，處處是華藏，即輪迴而本源不昧，歷死生而真性常淨。」以拂子召眾，云：「要知普公老宿麼？佛祖位中留不住，滿船空載月明歸。」
請為悟空上座對靈小參。「髑髏識盡十方空，一點靈明遍界通，百草頭邊呈活計，翻身那畔絕羅籠。」乃舉拂子，云：「還會麼？」向空中一點，云：「一點圓明，了了無礙，生死去來，遊戲三昧，天上人間，自由自在，明月清風，了無執礙。然則既爾，如何是超脫底句？」以拂指真，云：「獨坐雲幢春爛熳，天風時送雨花飛。」
請為無生老宿小參。「知幻即離，掬水月在手；離幻即覺，弄花香滿衣。實際理地，站定腳跟，死生路上，去來無礙。若也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何由自在？」豎拂子，云：「者裏見得，玅契無生；脫卻汗衫，家邦穩坐。且大悲又如何超薦？」擊拂子，云：「不須他處覓，即此是蓮邦。」
請為蓮悟大師對靈小參。「去來一致，本無凡聖之分；迷悟殊途，故有升沉之道。惟蓮公早契心於東明，呈舊面於瑞光，臨末稍頭，撩起便行，脫尋常，視生死等乎遊戲。」驀拈拄杖，云：「向山僧拄杖頭上顯大神通，說無生法，諸人還聞麼？」卓杖一下，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始得知。」
請為祥風尼小參。問：「一靈超出，萬機寢削，如何報薦師恩？」師云：「棒頭會取。」曰：「本來不增不減，為甚有生有滅？」師云：「甚處見得？」曰：「摸著千聖鼻孔，豎起自家面背。」師云：「更買草鞋行腳。」曰：「頂門一機，大地難藏，那箇是生前面目？」師云：「仰面看天，低頭覷地。」僧提起坐具，曰：「者箇鄣？」師便打，乃云：「生時臥不坐，死去坐不臥，超然邁世倫，死生無縛著。末後預知光炯炯，真機活潑潑。」拈杖一卓，云：「到頭夜月，任運落前溪。」
請為明府童振宜母李太君對靈小參。豎拂子云：「只者箇耀古騰今，光吞物表，出生入死，不昧己靈，即今現前親屬慟音容之杳

隔，特請山僧一言追悼，不免赴箇來機。」乃舉拂云：「童太君在者拂子上頓超有漏，瞥證無生，正恁麼時，還有見他面目者麼？」揮拂云：「當軒獨露無遮覆，爍爍靈光透紫微。」

為劉望泉對靈小參。「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師子吼時芳草綠；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象王行處落花紅。況　劉公早明徵心之旨、　　辯見之機，不動腳跟，高超樂土，只如脫體無依，如何薦拔？」以拂子畫〇相，云：「突出虛空無背面，清光到處露堂堂。」

為魯明經對靈小參。「玅性圓明，本無延促；大道無為，何有生死？與麼見得徹，如水投水、似空合空，可以頓超彼岸、可以往來三界、可以明道修德、可以廣胤宗裔，修己治人，全體大用，不外此一著子。大眾！還知魯公撒手歸真處麼？」喝一喝。

玅雲雄禪師語錄卷二終

住揚州九蓮禪院嗣法門人機質編

拈古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乃令阿難往問：「你在地獄中安否？」調達曰：「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問：「你還求出否？」調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調達得一種自受用三昧，且衝天之志不群，而世尊、阿難費盡心機，不能動他一絲毫許，抑且鈍置言下。大眾！且道調達具甚麼眼？試道看。」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

「文殊請轉法輪，將謂別有世尊，正令全提，據款結案，揀點將來，猶涉廉纖。若是大悲，待文殊請再轉法輪，劈脊便棒，直令文殊不敢妄生二見，抑且免遭後世褒貶，豈不美哉！」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其頂。

「既是無邊身菩薩，因甚不見世尊頂相？諸人試道看。」眾無對。師代云：「雲自帝鄉出，水歸江漢流。」

寶誌禪師問一梵僧曰：「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否？」曰：「見。」誌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僧曰：「你有此等見耶？」

「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

「善慧揮尺下座，全身卑露。寶誌道：『大士講經竟。』止渴添鹽。武帝不會，卻較些子。且道節文在甚處？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有二菴住僧旬日不會。一日相見，上菴主問：「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菴主曰：「在菴中造箇無縫塔。」

「二老與麼酬酢，縱奪可觀。若是無縫塔，三生六十劫也造不就。為甚如此？他未開口時，早知七花八裂了也。」

澧陽路上有一婆子，賣餅為業。德山鑑初出蜀，道過澧陽，就其買餅點心。

「德山澤廣藏山，婆子理能伏豹。若是山僧，待者婆子與麼道，便好一喝，不惟得喫點心，更令婆子深進一步。」

南嶽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

「南嶽被者僧一拶，直得入泥入水。山僧又不然。『如鏡鑄像，像成後，光向甚麼處去？』驀面掌，云：『渾身已在含元殿，何事嘮嘮問帝鄉？』」

馬祖因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

拈拄杖，云：「今日也不即心即佛，也不非心非佛。設有箇漢出來道：『畢竟作麼生？』以拄杖畫一畫，云：『會麼？』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子，我奪卻你拄杖子。」

百丈因溈山、五峰、雲巖侍立次，乃問溈：「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

「者隊老古錐，大似掩耳偷鈴。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大似擔枷過狀，雪屈成招。且道雄上座又作麼生？連噓兩噓，云：『莫！莫！』」

南泉因陸亙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南泉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那曰：「拽磨。」泉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

代云：「動也。」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者曰：「扇子破也。」

「鹽官無風興浪，侍者當面放過。山僧若在，待問：『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驀展兩手竟出，管教老漢截舌有分。」

大梅忽一日示眾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

「大梅老漢因齋慶讚則不無，直是未在。何也？不合向聲色裏著倒。」

盤山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若論向上一路，三世諸佛口挂壁上。且道還有事也無？」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險。」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

「魯祖面壁，鈍置殺人，當時何不與本分草料？雖然，汝等還知魯祖落處麼？」以拄杖靠壁，云：「參。」

麻谷到臨濟，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搦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

「二尊宿壎篪迭奏，音韻可聽，雖則一時俏俊，要且不知那箇是正眼。」

五洩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洩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

「石頭先鋒得利，殿後無功。待他拘折拄杖，何不更與一拶，免致者漢死了不得活。」

三角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

「諸禪德！此二員古佛發明向上宗猷，作略可觀。若是此事，不曾動著一些子，說甚麼蹉過了也。還委悉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同椎子歌。」

則川因摘茶次，龐居士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曰：「不是老僧，洎荅公話。」

「龐公衝風有節，其奈欺敵者喪，則老把定封疆，直是放憨賣悄，揀點將來，並須喫棒。雖然，則川拋茶籃歸方丈，意作麼生？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藥山因遵布衲浴佛次，山曰：「者箇從汝浴，還浴德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乃休去。

「大小藥山被布衲輕輕一拶，便乃忘前失後。」

溈山示眾：「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

「溈山現大人相，轉增醜態；仰山見義勇為，隨邪逐惡。若是山僧，待問：『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但對云：『今日不著便，明日向和尚道。』看他如何折合？」

溈山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溈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溈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著。」巖卻問溈：「未審百丈大人相如何？」溈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如蚊子上鐵牛，無汝下嘴處。」

「二老說大人相，總是泥裏洗土塊。今日有問大悲：『如何是金明大人相？』但向道：『大包天地，細入無間，法法頭頭，光明顯現。』」

溈山示眾：「行腳高士直須向聲色裏橫行、聲色裏坐臥始得。」時疏山仁新到，出問曰：「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豎起拂子。疏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下拂子，歸方丈。

「溈山直示根源，罕遇知音；香嚴雖有啟迪之機，難免傍人揀點；疏山不識好惡，一生受屈。當時山僧若在，管教與伊打破漆

桶，不致重煩跋涉。何故？不見道：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

黃檗上堂：「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腳，何處更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秖如諸方尊宿領眾開堂，為甚麼卻道無禪師？」檗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黃檗如金翅劈海，直取龍吞，卻被者僧一拶，便乃口裏膠生。雖然，還有知他為人處麼？須知雲外千峰上，更有靈松帶雨寒。」

趙州因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遊臺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行三五步，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有僧舉似州，州曰：「待我去勘過。」

「婆子明脩棧道，趙州暗度陳倉，正眼看來，知機故犯。若據山僧見處，待恁麼舉，三十棒趁出。何也？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雖然，且道甚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

趙州示眾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一則無賓主話，直至於今，無人舉著。」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秖如趙州賓主話，而今莫有人舉著麼？試道看。」

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南泉荅話太煞郎當，山僧不與麼，有問：『如何是藏？』和聲便打。『如何是珠？』亦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作麼生是師祖悟底？以手斫額作看勢，云：『且信一半。』」

睦州因僧參，纔禮拜，州便叱曰：「你因甚偷常住果子喫？」

「睦州以勢欺人，慣得其便。者僧不識好惡，把髻投衙。若是我作者僧，待睦州與麼問，便向道：『和尚今日著賊也。』睦州有陷虎之機，也無用處。」

臨濟臨終謂眾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怎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

「臨濟命根不斷，猶設廉纖；三聖橫身擔荷，死款活招。向瞎驢邊滅卻且置，喚甚麼作正法眼藏？試指出看。」

臨濟示眾：「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麼生會？」僧擬議，濟便喝。

「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殺活縱橫，自由自在。還有知恩者麼？」乃喝一喝，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山推出枕子。溈

山聞曰：「寂子用劍刃上事。」

「仰山雖能格外提持，猶借別人鼻孔出氣，然未盡善也。待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驀口便[祝/土]。不惟者僧頓識根源，且免溈山撒砂撒土。」

香嚴開法時，溈山遣僧送書并拄杖到，嚴接得曰：「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尚為甚如此？」嚴曰：「只為春行冬令。」

「香嚴大驚小怪，若非者僧，洎乎勞而無功。」

漸源侍道吾至檀越家弔慰，源拊棺問：「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

「道吾入水求人，怎奈杖頭太短，致侍者重重蹉過。如問：『生耶死耶？』驀喚闍黎，待應諾，便問：『生耶死耶？』他擬議便掌。若是靈利漢，當下知恩，何用到石霜納款投降。」

德山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者裏無佛、無祖。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德山雖喚鐘作甕，調高識寡，終是葛藤遍地，殃累兒孫。若不親到那邊過來，未免被他換卻眼睛。諸人還見德山麼？」乃拈拄杖卓一卓，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投子因巨榮禪客參，子曰：「老僧未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

「投子埋兵掉鬥，要驗作家。巨榮久經行陣，豈甘負屈？遶禪床而去則且置，只如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是甚麼物？」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子曰：「尹司空請山僧開堂。」

「作家爐韝，本分生涯，還他投子。山僧則不然。『如何是一大事因緣？』震聲便喝，直使者僧忽地喚回秋夜夢，舉頭惟見月當空。」

投子因僧問：「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曰：「有。」曰：「如何是奇特事？」子曰：「演出一大藏教。」

「演出一大藏教，不無投子。若是奇特事，要且未在。」乃橫按拄杖，喝一喝，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夾山問黃山：「月輪子是甚處人？」曰：「是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曰：「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曰：「恁麼則

不識和尚也。未審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獅子兒，善能哮吼。」

「夾山鉤錐在握，收放自如，黃山慣戰沙場，未免陷他行陣。秖如夾山道：『真獅子兒，善能哮吼。』是抬伊？是捺伊？」

無著在仰山充典座，文殊常現於粥鑊上，著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卻被老僧嫌。」

「曼殊說偈，禍出私門。文喜眼親手辨，只見一邊。秖如道：『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又作麼生？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興化示眾：「若是作家戰將，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時有旻德長老出眾，便喝。

「二老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在門庭施設，可謂光前絕後。若欲發明臨濟綱宗，太遠在。雖則如是，只如興化道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大似三盞酒粧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頭。」

譚空因趙州牧有姑為尼，行腳回，欲開堂為人。牧令空勘過，空問曰：「聞汝欲開堂為人，是否？」

「譚空正令雖行，不免受州牧驅使。者尼俊鶻沖霄，宛有丈夫之作。末上譚空便打，且道是賞是罰？」

定上座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有三座主至。一座主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定擒住，擬拋向橋下。

「定公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若是山僧，二座主解交時，一齊拋向橋下。當時若用得恁般手腳，者三箇漢總教窮到底，亦未可料。」

覆船因僧問：「如何是獅子子？」船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船曰：「青天白日，卻被鬼迷。」僧作掀禪床勢。

「善射者，箭不虛發。覆船不因者僧抗節衝風，怎見汗馬功高？」

巖頭因羅山閑，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

「巖頭發藥應病，有起死同生之力。若非石霜深錐痛拶，怎得羅山枯木上生春？檢點將來，石霜、巖頭未稱為作家。若是山僧，待羅山擬開口時，劈脊便棒，免得伊向起滅上作活計。」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

「龍象蹴蹋，全主全賓，還他二老。若到大悲門下，更須驗過始得。」

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裏。」

徵云：「乾峰恁麼道，且道者僧還識路頭也未？」

南院因一僧參，纔入方丈，便以手指曰：「敗也。」院拈拄杖度與僧，僧擬接，院便打。

「南院坐籌幃幄，決勝十里；者僧探角衝關，自投敗地。正眼看來，卻不丈夫。何故？鶴有九皋方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克賓一日因興化曰：「維那，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者保社。」化曰：「你會了不入？不會不入？」

「興化全提正令，賞罰分明。克賓真金入冶，終無有易，然猶少機宜在。山僧見道『汝不久為唱道之師』，但掩耳便出，任興化有滔天之浪，也只得海晏河清。」

資福因陳操尚書來，乃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何況更用如此？」福於圓相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福便歸方丈，閉卻門。

「資福漫天布網，將謂無人排闥，爭奈尚書善辨端倪，就窠打劫。雖然，終不免輸他資福一籌。」

芭蕉上堂，拈拄杖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大小芭蕉趨富欺貧，致令後人在與奪上作活。山僧今日更資一路，且道以何為驗？」拈拄杖卓一下，云：「乾三連。」又卓一下，云：「坤六斷。」便下座。

芭蕉因僧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蕉曰：「屋裏有緉破草鞋。」

「芭蕉老人繁詞太煞，我者裏則不然，『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劈頭一棒云：『龍門無宿客，霹靂送飛騰。』」

瑞巖坐盤石上，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

「瑞巖自喚自應，好沒來由。玄沙道：『一等是弄精魂。瑞巖較些子。』是賊識賊。若到大悲門下，各與二十棒。」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沙曰：「用自己作麼？」

「者僧氣概天然，卻被玄沙換卻眼睛。者裏或有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向道：『何必問老僧？』且道與玄沙同耶？別耶？」

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指問侍者曰：「見麼？」者曰：「見。」

「玄沙如是問，侍者如是對，卻又道不會，淆訛在甚麼處？」拈拄杖一卓，云：「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聲麼？」曰：「聞。」沙曰：「從者裏入。」清有省。

「玄沙曲盡來機，太費心力。鏡清如蟲禦木，瓦解冰消。偃溪聲，自古迄今聞者不計，還有悟者麼？」良久，云：「穿過髑髏，浸爛鼻孔。」

保福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者僧言中有響，保福袖裏藏鋒。雖則縱奪自如，怎奈無人賞鑑。或問：『金明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但云：『我不似保福與麼道。』待他擬語，驀面便摑。且道山僧底是？保福底是？」

雲門曰：「一任橫說豎說，未是宗門苗裔。若據宗門苗裔，是甚麼熱碗鳴？三乘十二分教說夢。達磨西來說夢，若有老宿開堂為人說法，將利刀殺卻百千萬箇，有甚麼過？」

徵云：「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

鼓山初參雪峰，纔入門，峰便搦住曰：「是甚麼？」山釋然契悟，舉手搖舞。

「雪峰雖有起屍之德，且無插血之能。鼓山向懸崖撒手處構得，也只半橛。且道作麼生是那半橛？」以拂子搖拽，云：「低聲，低聲。」

翠巖因座主謂就講筵齋，巖曰：「山僧有箇問頭，道得即齋。」乃拈起胡餅曰：「者箇還具法身麼？」

「隨機勘驗本分，作家不無。翠巖座主只知糊餅具法身，不知法身具糊餅。若是伶俐漢，待道『者箇還具法身麼？』向道：『比來請齋，如今卻不成。』看翠巖通身是口，將糊餅向甚麼處下？」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薇。」

「者僧入門辨主，不解返躑；同安尊貴太奢，未能勦絕。山僧則不然，『如何是和尚家風？』和聲便打。『忽遇客來，將何祇待？』亦打。會得，伊蘭作栴檀之樹；不會，甘露乃蒺藜之園。」

風穴在郢州衙內，陞座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主張臨濟法道，揭示向上宗猷，須還風穴。老祖盧陂，有汗馬之功而無決勝之策。」驀豎拂子，曰：「者是鐵牛之機，喚甚麼作祖師心印？」良久，云：「破也。」

興陽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陽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陽於言下大悟。

「西院有殺人刀劍，若非興陽，幾成浪設。雖然，而今有見棒喚作棒的，亦是難得。」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

「香林一期方便，露盡家私，敢道未在。大悲不恁麼，如何是衲衣下事？狂歌明月清風裏，天子丹書召不應。」

大龍因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大龍雖則善赴來機，揀點將來，喚鐘作甕。有問山僧：『如何是堅固法身？』向道：『一腳蹋翻江底月，兩手擒來秋夜風。』」

梁山上堂，真園頭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為冤。」曰：「識得後如何？」山曰：「貶向無生國裏。」

「二尊宿如善舞太阿，終不傷鋒犯手，千古絕伎，不免隨語生解。有問大悲：『家賊難防時如何？』向道：『闍黎有多少家財？』若下得此語，不致葛藤相牽。」

法眼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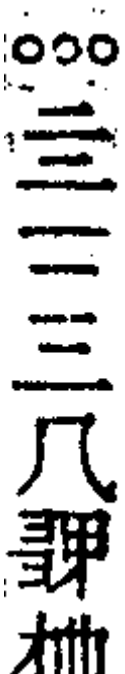
別云：「識得凳子不是木做。」

棗樹和尚因僧辭，乃曰：「若到諸方，有問老僧此間法道，你作麼生？」對曰：「待問即道。」樹曰：「何處有無口底佛？」

「棗樹垂絲，滄溟為釣。獰龍者僧，如魚躍海，似鳥飛空。仔細看來，終不出他棗樹圈繢。」

汾陽示眾：「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

別云：「識得拄杖子，重新行腳。」



慈明冬日榜僧堂作此字，其下註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明聞而笑之。

「慈明將箇死貓頭懸在門前賣弄，將謂無人識得，卻被首座一覷，只得七零八落，臭薰天下，至今無人收拾。眾中還有向者裏出手眼者麼？」喝一喝，云：「三十年後看。」

大愚因僧問：「通身是眼，口在甚麼處？」愚曰：「三跳。」曰：「不會。」愚曰：「章底辭秋罷，歌韻向春生。」

「大愚為者僧，話盡雲山，終隔萬峰。大悲則不然，有人恁麼問，向道：『拄杖長七尺，擬議落二三。』若道：『不會。』驀頭便棒，管教不虛設此問。」

楊岐在九峰受請，下座。九峰勤　把住，曰：「且喜今日得箇同參。」岐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曰：「九峰牽犁，楊岐拽耙。」

「二尊宿雖則頂門眼正，不合分列疆界，有傷同參之誼。當時待云：『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九峰只消彈指一下，管取心平氣和。」

保寧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

「善知識解粘去縛，蓋是尋常。保寧只知把住，不解放行。大悲者裏則不然。」乃豎拂子，云：「佛法、世法，一時串卻。」擲下拂子，云：「拋向大眾面前，一任所取。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智者銓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

「智者以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論要扣玄關，碌碌之徒，看即無分。何故？者裏無他著腳處。」

徑山杲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污染。如何是不染污底道？」曰：「某甲不敢道。」山曰：「為甚不敢道？」曰：「怕染污。」

「徑山吹毛求疵，以勢欺人，者僧白日之下，平地墮阱。大悲要與者僧出氣，待徑山喚：『行者將糞箕、苕帚來。』但對道：『和尚五百人善知識，為甚坐在壏[土*(天/韭)]堆裏？』他擬拈棒，便云：『蒼天！蒼天！』若能恁麼秖對，管教徑山別館相待。」

天童淨開爐上堂。召眾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囫！火爐動也。」

「天童與麼道，秖知眼橫，不曉鼻直。大悲則不然。」乃打〇相，云：「箇是大悲火爐，進前則如龍得水，退後則似虎靠山。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嗄！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鹿門示眾：「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

「鹿門竭盡心力，未免話作兩橛。」拈拄杖打圓相，云：「者是一箇乾坤，且道將甚麼作經？以何為眼？諸禪德！要知千萬億劫跳不能出。」召眾，云：「還有跳得出的麼？」眾無對。師卓杖一下，云：「如是，如是。」

維摩居士示疾毘耶離城，因三十二菩薩問疾，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

「維摩一默，若泰山之尊。文殊往問，望空啟告，末後稱讚維摩，大似拽他人之袖，掩自己之醜，殊不知早被傍人覷破了也。雖然如是，伯牙縱有高山調，不是子期誰賞音？」

耽源問國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國師垂簾聽政，耽源無事生事。若論極則事，好與三十棒。」

歸宗鏟草次，有座主來參，偶見一蛇過，宗以鋤斷之，主曰：「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

「歸宗吹毛在握，殺活臨時；座主負戟衝鋒，滿懷韜略。怎奈臨場怯戰，待道：『甚處見我斬蛇？』不妨奪卻鋤頭，行他正令，管教歸宗一場懊懶。大悲恁麼批判，也是為他閒事長無明。何故？若是李將軍，藍田射沒羽。」

洞山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

代首座云：「仲冬嚴寒，伏為尊重。」

洞山上堂：「有一人在千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

拈云：「賊！賊！」

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聖是凡？」山便喝，巖便禮拜。洞山聞僧舉，乃曰：「若不是龐公，也大難承當。」

「巖頭藏鋒句裏，洞山因行掉臂。德山雖是把斷要津，猶未盡善。雄上座不恁麼，設有問：『是聖是凡？』連棒趁出。洞山直饒有口，只堪挂壁，亦免巖頭陣後興兵。莫有要識德山落處的麼？」

唐朝因禪師微時，掘地次，見一大塊，戲運槌猛擊之，應手而碎，忽然大悟。

「因公大似買鐵得金，正眼看來，卻被者塊土埋卻也不知。」

溈山謂眾曰：「如許多人，秖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問山下一菴主曰：「山頭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

「溈山打草驚蛇，仰山借兵行劫，菴主認鋒接戰，奪劍便揮，若非仰山，幾乎敗敵。雖然，猶少轉智在。當時見道如許多人，秖得大機，不得大用，劈腮便摑，管教溈山通身是口，也笑不徹。」

雪峰問僧：「甚處來？」曰：「浙中來。」峰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峰曰：「爭得到者裏？」曰：「有甚麼隔礙？」峰便打趁。

「象骨巖險，深潛殺活機關。者僧兩度攀轅，不諳風雲色變。若是箇漢，待道：『爭得到者裏？』但云：『難逃明鑑。』管取丹霄獨步，亦免後來同行看破。」良久，卓杖，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人人共知。且道世尊在門內見，在門外見？試檢點看。」乃卓杖三下。

曹山因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往問石霜。

「三大老一期施設，各展家風，吐膽傾心，分付不著。者僧小出大遇，見後貧窮，直得七零八落。如今有問大悲：『如何是枯木

裏龍吟？』拈拄杖卓一卓。『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劈脊便棒。管教者僧冰消瓦解。」

大隨因僧辭，乃問：「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隨豎起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

「大隨據款結案，者僧進退有禮，主賓互換，足可觀光。若是文殊、普賢，二人當面錯過。莫有要見文殊、普賢者麼？」眾無對。師喚侍者曰：「留取一貼茶著。」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曰：「老僧只管看。」

「清貧常樂，濁富多憂。」

思大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雲漢作麼？」思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有眾生可教化？」

「誌公山頭生浪，思大海底揚塵，未免均為落節。怎似山僧者裏，閒攜竹杖松間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玄沙因光侍者激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沙住後，遣書問光曰：「打鐵船也未？」

「光侍者箭不虛發，玄沙夙怨未忘。雖然，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

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靈雲因見桃花有省，乃述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靈雲見桃花，惹火燒身。玄沙恁麼道，醉後添杯。秖如溈山道：『從緣薦得，永無退失。』又作麼生？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青林因僧問：「學人竟往時如何？」林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時如何？」林曰：「喪子命根。」

「青林踞虎頭，收虎尾，氣概驚群。者僧縱步貪程，且喜步不失跌。呵呵呵，還會麼？不入驚人浪，怎見弄潮人？」

韶山因白頭因參，山曰：「莫是多口白頭因麼？」曰：「不敢。」山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山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

代因於「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曰：「亦恁麼屙。」

睦州示眾：「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亦如喪考妣。」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不妨疑著。大事既明，因甚亦如喪考妣？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槌曰：「請世尊說法。」世尊曰：「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

「世尊故是頭正尾正，未免盡法無民。阿難因事長智，也是隨邪逐惡。且道世尊意作麼生？真金自有真金價，怎肯和沙賣與人。」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意云何？」

「匿王言中有響，世尊句裏藏鋒，總是牽雌帶黃，話作兩橛。雄上座則不然，有問：『一二之義，其意云何？』便驀頭一棒，管教波斯匿王不向一二義中著倒。」

《楞嚴經》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徹骨徹髓。」

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自謂得他心通。肅宗帝命師試驗，三藏見拜，起立於右。師問：「汝得他心通那？」藏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

「國師符懸肘後，三藏利動君子，總被肅宗帝看破。當時三藏可惜放過，待國師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但撫掌云：『者漢一釣便上。』若下得此語，敢保橫行天下。雖然，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忠國師因丹霞來訪，值睡次，乃問侍者：「國師在否？」者曰：「在即在，只是不見客。」霞曰：「太深遠生。」

「丹霞用盡腕頭力，不能得入國師堂奧。國師有六韜三略，亦不能當場一戰。惟有侍者較些子。何故？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寬。」

昔有婆子供養一菴主廿餘年，常令一女子送供給侍。一日，令女抱定云：「正恁麼時如何？」

「婆子手眼通天，者僧田地穩密，若非恁麼施呈，怎見二人作略？雖然如是，者僧猶欠一著在。待道：『正恁麼時如何？』劈面一摑，云：『歸去分明舉似。』管教婆子計較殆盡。」

德山托缽。

「德山平地生波，雪峰招非惹禍，嵓頭相席打令，詭計百出。檢點將來，者三箇漢好各與二十棒。大悲不是欺罔先聖，貴免疑慮後人。雖然，且道如何是末後句鄴？」喝一喝，拽杖下座。

有老宿曰：「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汝構去。」法眼益曰：「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構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疏？試裁斷看。」

「老宿滯貨不了，法眼簡價不行，各領三十棒。何故？黃金自有黃金價，奚必和沙賣與人？」

大顛因韓文公過訪，問：「和尚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顛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

「據令而行，還他大顛。見義勇為，不無首座。惜乎文公來去，分明猶在半途。然則一期操作，總成虛設。試問諸人：大顛擯首座，是醍醐意？是毒藥意？」

百丈因馬祖陞座，大眾纔集，丈遽出卷卻席，祖便下座。

「馬祖據虎頭，百丈收虎尾，可謂兩彩一賽。直饒深明昨日事，也是憐兒不覺醜。大悲不與麼，待云：『鼻頭今日又不痛也。』喚侍者：『取一緉草鞋與他。』何故？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黃檗因六僧新到，五僧作禮，一僧提起坐具，作一圓相。檗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曰：「尋羚羊聲來。」

「黃檗雖有拏龍捉虎之手，不免重煩戈甲，再用鉤錐。者僧如透網金鱗，不驚風浪，終為金翅所噉。若是伶俐漢，待問：『昨日公案作麼生？』直向道：『且喜老漢今日瞥地。』他若定動，拂袖便行，不致落人便宜。」

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長沙慣得其便，還有知岑大蟲的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行人被陸沉。」

天皇參石頭，問：「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甚麼？」

「石頭善為切磋，天皇因事長智，可謂師資道合。大悲又不然，『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向道：『白玉本無瑕，雕文喪君德。』」

興化侍臨濟，濟因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

「興化倒捋虎鬚，身遭白刃；臨濟為憐三尺，禍不單行。可謂當仁不讓，龍象蹴蹋。若非者僧，怎見汗馬功高？」

長慶住大溈，時號懶菴。室中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疏山仁聞，特入嶺請益。

「長慶垛生招箭，明招功不浪施，疏山停囚長智。檢點將來，遞相鈍置。我若作大溈，待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和聲打出。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虛位，王問其故。

「尊者良久，其聲如雷。育王不會，天聰甚敏。當時待他策起眉毛，驀與一喝，看伊怎生折合？雖然，聖王垂拱尊嚴盛，不動干戈致太平。」

溈山謂眾曰：「如許多人，秖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問山下一菴主曰：「山頭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

「溈山言中有響，仰山把髻投衙，菴主據款結案，笑啚劍去刻舟。檢點將來，終是杓卜聽虛聲。」

殃崛摩羅尊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正值其家婦人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

「長者一問，抱贓叫屈。殃崛不知，箋釋不及。世尊與麼道，車不橫推。婦聞當時分娩，天下人。還會麼？」良久，云：「囫。」

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箇甚麼？」曰：「圖免生死。」

「高沙彌一表天然，可謂有出群之志，當世丈夫。無端向藥山語脈裏鈍置，不入僧數。如今有無生死可免底麼？喚來與山僧洗腳。」

天寧因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否？」寧曰：「若無，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寧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寧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寧召五臺，臺應諾。寧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天寧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大悲則不然，如云：『畫前元有易否？』向道：『有。』更云：『畫後如何？』向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若作五臺，待云：『者一爻從何處起？』向道：『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諸兄弟！天寧、五臺俱被山僧折倒了也。」乃扣齒三下。

斷橋倫禪師參無準和尚於徑山，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命橋下語，三十轉不契。橋曰：「可無方便？」準舉真淨頌示之，橋悚然。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契證。

「徑山垂絲千尺，浮定有無之意；淨慈蒼龍出窟，瞥地死水翻波，如金翅摩天，扶搖九萬。聞板聲悟去則且置，只如狗子因何有業識在？」乃拍香几，云：「諸人到者裏，切不得錯會好。」

淨慈倫祖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祝/土]破腳指頭。」拈棒，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

「握閫外威權，運懷中日月，拈弄古今，風行草偃，須是淨慈老祖。山僧見義勇為，也要諸人共委。」驀豎拄杖，云：「者隊老古錐卻被大悲拄杖穿卻，汝等還見麼？」乃卓杖，云：「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拽杖，下座。

淨慈倫和尚，因方山寶擇菜次，慈拈莧根示之，山悟入。

「淨慈拈莧根，事出偶然。方山不識好惡，向他機境上著倒，喪卻家私，致令後裔赤貧如洗。」乃拈拂子曰：「者是淨慈屋裏底莧菜根，還有向者裏悟底麼？」良久云：「好事不如無。」

天台方山和尚，因無見睹參，問：「如何是佛法大義？」山張口吐舌示之，見罔措，山以拄杖趁出。往參天封，理前話未竟，封亦打。復返西菴，途中把滑有省，及見山，山問：「汝返何速？」見曰：「和尚此時打某甲不得。」山曰：「天封與你道甚麼？」見述途中因緣，山又打。見乃築室華頂，精苦自勵，因作務次，豁然大悟，遂往西菴，呈偈曰：「選佛甲科喜莫量，大千沙界一禪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忘怨亦忘。」山以偈印之。

「方山鉗錘綿密，用出常情，華頂如精金躍冶，愈煆愈奇。若是鉛汞之輩入爐，則非流即迸。眾中莫有恩怨都忘者麼？雖然，不免喫方山手裏棒。阿呵呵，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天台無見睹和尚因白雲度參，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台曰：「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雲以手搖曳擬荅，台便喝。雲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台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雲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台頷之。

「大冶紅爐無鈍鐵，固是天台鉗錘玅密。直饒白雲善為迴避，未免打失眉毛。若論西來密意，直饒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拈拄杖點一下，云：「諸人還見娑羅峰點頭麼？」良久，云：「參。」

古拙和尚因無際悟參，乃問：「還我照用來。」際曰：「若有照用，即成障礙。」拙曰：「者廝著空，佛也救不得。」際曰：「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

「繁昌父子，驀箚相逢。縱道得十成，要作佛法商量，白雲萬里。若是雄上座，見道：『還我照用來。』攔腮便與一掌。何故？不見道：臨機不讓師。」

東林無際悟和尚，凡有僧參，皆云：「無。」諸方少有會其意者，惟月溪澄深得奧旨。

「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雖是本分勘驗，怎奈唱既高，和彌寡。若非大岡正眼廓開，未免扶籬摸壁。汝等要知東林無字意麼？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月溪澄和尚見僧請益，便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即打趁出。

「撒金剛圈，拋栗棘蓬，須是大岡老人。若論佛法，直是未在。為甚如此？」拈拄杖劃一劃，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嘉興敬畏無趣空和尚問一講主曰：「經前一句逼塞虛空，經後一句充滿大地，包括一句函蓋乾坤，你作麼生？」主無對。趣曰：「善來法師。」

「敬畏老漢，見人可欺，便凌壓無辜，不顧自家敗缺。倘座主當與麼問時，對曰：『我者裏無許多般事。』又如何折合？雖曰『善來法師』，檢點將來春秋大。。」

徑山無幻沖和尚因編無趣錄歸，趣曰：「子一向做得箇甚麼？」曰：「性沖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乃將錄本呈上，趣接得，曰：「者箇是我底？你底噩？」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下錄本，山便出。

「徑山買田收契，封疆穩密，儘可栽松竹、引清風；更要敬畏僉押，分明納招尤，翻為弄巧成拙。趣雖則看孔著楔，大似泥裏洗土。若是不肖，待道：『你底噩？』但展兩手，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且看作麼合煞？」

徑山南明廣禪師示眾：「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巖[跳-兆+孛]跳，明月池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若檢點得倜儻分明，許你參學事畢。」

「徑山寶符在握，殺活自由，等閒示一機境，令人無摸索處。眾中若有箇漢向者裏透得，不妨腰纏十萬，騎鶴揚州。雖然如是，據山僧見處，徑山與麼道，門庭施設即得，衲僧分上要且未在。大眾且道：衲僧分上如何即是？」良久，云：「還會麼？」乃卓杖，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徑山廣祖因聞谷大師問：「了即業障本來空，為甚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卻？」山云：「本來空。」聞云：「爭奈頭何？」山云：「本來空。」聞云：「為甚罽賓國王一手墮地？」山云：「本來空。」

「缶匋雖有衝天之志，且無入地之謀；徑山具截鐵之機，而無出身之路。大悲要與二老判斷。」卓拄杖，云：「車不橫推，理無

屈斷。」呵呵大笑，下座。

徑山因看雪次，僧曰：「滿山都是雪。」山曰：「隨聲逐色。」僧曰：「請師離聲色道一句。」山卻曰：「滿山都是雪。」

「徑山大似騎賊馬、奪賊鎗殺賊，不妨俏俊。者僧無端立箇語話，意欲脫羅籠、出窠臼，返落在聲色堆裏，至今無出頭時節。山僧今日要向聲色外道一句救取者僧。」良久，云：「諸人分明記取。」乃拽杖出法堂。

徑山廣和尚舉香嚴獨腳頌問鴛湖，湖纔擬荅，山便喝，湖復擬開口，山又喝，湖即悟入，珍重作禮。山付法偈曰：「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觔。」

「徑山金錍在手，撥轉天關；鴛湖騰身北極，蹋翻地軸。可謂功不浪施，爭奈鴛湖受毒最深。」

徑山和尚因石雨禪師參，問：「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阿誰緣起有生耶？」山遂震聲便喝。雨時茫然，坐數炷香如彈指頃，遂有悟入處。

「徑山琉璃殿上垂手，寶壽瑪瑙階前經行，一期特地相逢，便見驚天動地。若是舉揚箇事，要且緩緩。」喝一喝。

普明鴛湖用和尚上堂，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明便打。曰：「如何是學人心？」明曰：「欲攫游龍，蝘蜓競上。」曰：「竟如何？」明亦打。

「本分鉗錘，直捷提持，固是普明一片赤心，可惜勞而無功。者僧若觀風知變，待他行棒，大笑而出，作箇俊俏衲僧，那裏有許多般事？」

普明用師翁同雪嶠信和尚上弦夜翫月次，嶠指月問：「那半箇在那裏去了？」明良久，云：「會麼？」嶠云：「也只得半箇。」明卻問：「那半箇在那裏去了？」嶠亦良久，明曰：「也只得半箇。」嶠乃呵呵大笑。

「二大老攙旗奪鼓，進退可觀，盡力道秖道得半箇。諸人要見那半箇麼？」卓拄杖，下座。

鴛湖師翁訪密雲和尚，云：「特來親覲。」密豎拳曰：「見麼？」湖曰：「見。」密曰：「見箇甚麼？」湖曰：「大家在者裏。」密休去。

「二老宿，一箇全機峻嶮，一箇用處太賒，可謂作家相見，直得言中有響、句裏藏鋒。仔細檢點，大似一對無孔鐵錘。忽有箇漢出來道：『節文在甚麼處？』山僧好與棒，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鴛湖師翁訪湛然和尚，問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時如何？」湛云：「聞令師出關那？」湖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湛云：「請出，我要止靜。」湖拂袖而出。

「二大老，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直得唱高和峻，拍拍是令，只是二俱不了。且那裏是不了處覷？」以拂子畫一畫，云：「還委悉麼？君向瀟湘向秦。」

鴛湖和尚因僧問：「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意旨如何？」湖云：「恰好。」

「函蓋相稱，水乳相投，還他普明，須知更有出身一路始得。何故？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鴛湖和尚因僧參，曰：「作甚麼？」僧曰：「特來親覲。」湖曰：「恰值老僧不在。」僧無語。湖曰：「三十棒自領出去。」

「普明鉤頭有餌，罕遇金鱗。者僧既到禹門，不解翻身。當時待道：『恰值老僧不在。』但云：『者無面目漢退後著。』縱饒他有三百棒，也沒處下得。」乃卓杖，云：「吽！」

鴛湖和尚和牧牛頌，問金明本師曰：「子看何如？」明曰：「情知和尚向異類中行。」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底事？」明兩手拓地而出。

「水乳相合，針芥相投，不無二老。若要頂門眼正，事理雙新，猶未可在。有問大悲：『如何是異類中行底事？』但云：『靈苗異草恣遊戲，拽耙牽犁任往還。』」

金明本師介菴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虛空髓？」明便打。

「者僧有迎敵之能，且無展矛之策。金明具殺活手眼，勞而無功，令者僧坐在虛空裏，無出頭分。若是有轉智底，別有奇謀，檢點將來，大似將死雀就地彈。大悲恁麼批陳，卻是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金明和尚問僧：「如何是探竿影草？」曰：「情知和尚出某甲手腳不得。」明曰：「是你荅那？」僧曰：「是。」明曰：「卻是你出我手腳不得。」

「者僧頗有衲僧氣概，秖是瞻前不能顧後。金明雖則踞頭收尾，幾落他人陷阱。雖然如是，諸人還委悉麼？但得成人美，何辭釁一身？」

金明和尚因缶山大士參，明拈香墜問曰：「無情如何說法？」士曰：「和尚拄杖子[跳-兆+孛]跳去也。」明復問，士拈墜擲於地，叉手而立。明拾墜置几上，士曰：「無情說法竟。」明休去。

「金明見兔放鷹，缶山得路歸家，可謂收來放去，師資契合。山僧則不然，設有問：『無情如何說法？』向道：『木雞啼子夜，芻犬吠天明。』且道還有同異處麼？」

金明先師因主峰入室，明豎拂子，峰便喝，明曰：「從上佛祖盡向者裏流出，你還見麼？」峰曰：「者夥老古錐又恁麼去也。」明曰：「甚處見得？」峰一喝便禮拜，明曰：「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遂擲杖。

「大小金明無端向拂子頭上論量來去，山僧當時若在，待云：『從上佛祖向者裏流出。你還見麼？』便奪卻拂子拋向背後，乃問曰：『從上佛祖向甚麼處去也？』者老漢縱有那吒八臂，措手腳不及。」驀豎拂子，云：「還見從上佛祖麼？」喝一喝，下座。

玅雲雄禪師語錄卷三終

住北通州永寧寺嗣法門人

頌古

世尊初生。

雌黃滿口逞乖張，自說春秋自醜揚。最喜韶陽行正令，敲開骨髓勢難藏。

世尊拈花。

風流賣盡逞多奇，細把家私說向誰？若不飲光輕覷破，空勞拈起一花枝。

經首題[米-木+八]字。

以字不成八不收，大千經卷義全週。唐言梵語雖分別，疑殺唐王四百州。

《法華經》云：「從誰初發心？稱揚何佛法？受持行誰經？修習何佛道？」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若使龍城飛將在，不教湖馬度陰山。

賓頭盧尊者赴育王齋，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賓以手策起眉毛，良久曰：「會麼？」

不善為客卻煩東，狼藉杯盤味已窮。阿耨達池須預數，何能契得主人公。

達磨見梁武帝，宣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赤心一片向人傾，誰料他心冷似冰。孤坐九年窮計盡，至今殃禍轉難清。

六祖風幡。

荊棘叢中鬥錦雞，通身紅爛不知歸。一丸彈落全機喪，秋色仍看在翠微。

百丈禪師野鴨。

玄黃戰遍覓生涯，蕩蕩皇風不我家。一自圮橋逢石老，年年春色醉仙花。

南塔湧禪師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師曰：「一鎖入寒空。」

萬里長空氣象清，月高秋迥斗牛橫。金風吹碎崑崙底，流出曹溪水一泓。

法眼益禪師，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一滴水。」

相逢為問曹源水，將你拳頭築你觜，兩箇佳人一樣粧，就中一箇難比儗。

法眼問覺鐵觜：「近離甚處？」覺曰：「趙州。」眼曰：「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曰：「無。」

如理問事，西向卻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不辱君命，克振先宗。

雪竇顯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

東皇密令佈寰中，社稷何人識化工。兩岸碧桃花爛熳，倒騎玉象玩春風。

芭蕉徹禪師，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

海闊天空，風清月白。腰纏跨鶴上揚州，正值花開香滿陌。不捨生死兮蛇吞鱉鼻，不證涅槃兮山藏廣澤。為甚不提攜？須彌拶破虛空額。

羅漢琛禪師，一日玄沙問：「三界唯心。」

月下挑燈戲傀儡，看人幾箇知君子。忽然線斷燈息時，箇中那識君面觜。

長蘆信禪師初見照於瑞光，有省。後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一躍龍門透九重，出頭天外意從容，等閒蹋碎崑崙頂，卻跨須彌入蕚蓬。

無著遊五臺至金剛窟因緣。

金風吹玉漏，落落盡秋聲。不睹雲中鴈，焉知沙塞深。

有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窗上書心字，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窗上但書窗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窗上不要書窗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分疆列界自糢糊，更把桃符換鬼符。舉筆中堂書大慶，鍾馗應自觜都盧。

天皇禪師，因龍潭信未出家時居寺側天皇巷，賣餅為業，日以十餅供天皇。

得意歸來早，乘興掉孤舟。隨手拋香餌，金鱗便上鉤。

青原禪師令石頭馳書南嶽，且囑曰：「回時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

調古臨風絕世音，清標凜凜自超群。不施寸指絃歌細，回首高山韻轉新。

俱胝和尚一指禪。

蠅頭小利衝天富，蝸角虛名滿世間。時把一枝無孔笛，臨風吹去又吹還。

臨濟玄大師三度問黃檗和尚佛法大意，三度被打。

臨濟喫棒，高安還拳，倒捋虎鬚，好箇風顛。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

身橫宇宙氣吞牛，凜凜威風孰敢酬。縱使那吒擄八臂，到來無地展戈矛。

雲居膺禪師洞山和尚問：「甚處來？」師曰：「蹋山來。」

猿啼青嶂三更夜，玉兔懷胎月上時。到家休問來時路，貴胤天然孰不知。

曹山禪師示眾：「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山曰：「是類墮。」「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山曰：「是隨墮。」「不受食是甚麼墮？」山曰：「尊貴墮。」

(類墮)觸倒須彌盧，踏翻滄海月，頭角露崢嶸，作入無修厥。(隨墮)朝看麋鹿遊，暮聽野猿啼，眼色耳聲中，何處昧提撕？(尊貴墮)禁殿尊嚴甚，曾不下垓行，瞻奉無顏色，那更問神明？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

文彩未彰，玉線已露。繡出鴛鴦，一雙獨宿。

興化和尚拈香。

龍睛已點破壁飛，激浪衝風勢莫羈。電尾雷頭全意氣，翻身依舊到天池。

汾陽昭禪師歷參七十一員知識，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

披雲撥霧百城遊，明月清風氣象幽。回首製問金殿鎖，陽春白雪滿瓊樓。

巖頭禪師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巖便禮拜。

大展旌旗入虎闈，當頭一擊點金回。縱然陣後興兵策，爭奈宏機缺迅雷。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居曰：「居山好。」僧禮拜，居曰：「你作麼生會？」

常情未出思多般，笛裏關山山外山。一陣西風吹落葉，無人解唱萬年歡。

欽山因巨良問：「一簇破三關時如何？」山曰：「放出關中主看。」

囓簇之機不較多，巧手無如箭盡何。可羨欽山饒意氣，七棒連翻十八坡。三十載，會也麼？大敵輕臨早是錯。

雲門禪師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門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門與一掌。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雲門老漢，機用蕭灑。肝腸傾出向君前，不會空教珊瑚打。

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

金鎖玄關未易通，擎頭戴角逞英雄，額堂若具摩醯眼，看破空王踏碎峰。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葉落霜飛秋滿天，跡遺鴻影過前川。參差紅樹飄金屑，一望滄洲孤月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

帝釋花冠落，打破琉璃殼。地神慌忙走，崑崙折左腳。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因我得禮你。」

因我得禮你，開門便見水。春至百花發，雲移風自起。

太原孚因禪者開導，五更聞鼓角，忽契悟。

一聲畫角透雲堂，氣宇如王出故鄉。細把衷腸都訴盡，明朝更有好商量。

南院禪師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

萬疊銀山撥不開，轉身無地著癡獃。今朝話到傷心處，重把眉毛眼上栽。

寶壽參學時，在先寶壽沼為供養主，沼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

踏遍春山春草深，花開花落媚行人。子規啼破三更夢，萬里長空月一輪。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金烏飛，玉兔走。雲淨天空，風高鶴杳。試聽仙郎一曲新，萬象森羅各稽首。

承古福因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為人？」福曰：「莫。」僧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福曰：「莫。」

白蒺藜，紅篳[竺- 二+發]，撒出滿天星斗落。堪笑波斯眼眯[目*麻]，徒勞跋扈尋瓔珞。

中竺癡禪妙禪師，僧問：「如何是絕斷眾流句？」

把斷關津路不通，江南江北絕行蹤。乾坤自是清如洗，兩岸桃花映日紅。

楊岐禪師問僧：「栗棘蓬作麼生吞？金剛圈作麼生跳？」

慣將塗毒鼓天庭，遠近聞聲喪膽魂。自是英雄生退屈，非無能手扣轅門。

五祖和尚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連環一串紫金圈，拋出當陽玅絕傳，擲地忽然都粉碎，長空把筆寫新篇。

圓悟勤禪師一日侍五祖，因部使詣祖，舉小燕詩，至師有省。

偶來試問人間事，愛煞嫦娥露半身。一聲玉管驚殘夢，鐵作心肝也斷魂。

虎丘隆禪師參圓悟，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

山後山前水作濤，行人遠聽隔雲霄。及乎聽到無聲處，海闊天空一斷橋。

虎丘初參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虎曰：「行腳僧。」

英風凜凜出常流，踏碎蓬瀛不計秋。乘興登樓操一曲，至今清韻滿神洲。

應菴華禪師於虎丘忌日，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

故紙千年枉自留，貧無錐卓轉增愁。如今翻盡無私計，總把胸懷付碧流。

應菴和尚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

眼正盆穿獨出群，倒騎鐵馬上崑崙。拈頭作尾憑君用，舞遍三台氣象新。

應菴示眾：「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出云：「見鞭影者非良馬。」菴休去。

一聲蘆笛到城頭，多少人聞月下愁。不是將軍能決陣，幾乎遍地悉骷髏。

真淨文禪師參黃龍不契，見香城順。

丹山老鳳駕湘娥，應向蟠桃會裏過。痛飲流霞三百斛，春風滿面醉顏酡。

漸源禪師一日隨道吾和尚檀越家弔慰，拊棺曰：「生耶？死耶？」

不識銀山望遠村，披星枉自到柴門。一從漏盡通天曉，始解玉樓人斷魂。

韶山禪師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

玉府瓊臺聳碧霄，渾無塵事樂簫韶。嫦娥慵睡晶床冷，一幅紅裙半束腰。

洞山禪師因舜老夫武昌行乞到劉公家，舜時年少，公頗異之。

無事乘時天外遊，那知明月在深湫。不因老叟重饒舌，怎見清波動地流。

石霜禪師參汾陽，經二載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

一片丹心似砒霜，誰堪畫閣探溫涼。拚身拶入深宮內，不覺渾家盡喪亡。

永明壽禪師因二僧參，明問：「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僧：「曾到此間否？」曰：「不曾。」

鴛鴦落棧足徘徊，鴨嘴饒添攪綠苔。幾見蘆花深雪外，漁翁空釣子陵臺。

石霜因永首座同辭汾陽，後相從二十年，終不脫灑。

一天秋色到梧桐，葉落庭前解石容。寒夜鐘聲來耳畔，令人夢破五更風。

雪竇無準範禪師參佛照，照問：「何處人？」準曰：「劍州。」照曰：「帶得劍來麼？」準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後至靈隱，時破菴為第一座，同遊石筍菴，因道者請益猢猻子話，準在旁有省。

花醉春深倚玉欄，煙籠日暮薄衣寒。回頭忽見仙槎便，泛入瀛洲天地寬。

雪巖欽禪師參天目，禮令看三頓棒話。一日上蒲團，忽省。

萬古滄洲月一輪，碧波深處影長存。抬眸天際光無限，照徹乾坤上下明。

斷橋倫禪師參無準和尚，示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三十轉，不契。橋曰：「可無方便乎？」準舉真淨頌，橋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

忽地板聲響似雷，通身白汗眼初開。昔年底事都拋卻，細把衷腸訴御垓。

瑞巖方山文寶禪師，參斷橋和尚於國清，罄其機用，橋皆不諾，請益至十一度。一晚危坐，忽面前豁然，詰旦入方丈，橋曰：「子捉賊也。」山禮拜曰：「請師驗贓。」橋舉萬法歸一，山荅，橋不諾。值普請揀菜，山手忘所舉，橋問：「揀得淨麼？」山曰：「淨得極。」橋驀拈莧根示曰：「是甚麼？」山大悟。

從前白醭口邊生，計較精窮識莧根。是非一落時人耳，傾盡黃河洗不清。

天台無見先睹禪師參方山和尚於西菴，問：「如何是佛法大義？」山張口吐舌示之，見罔措，山打趁出。往參珍公於天封，理前話，珍亦打趁。復返西菴，途中著跌有省。及見，山

問：「汝返何速？」見曰：「和尚如今打先睹不得。」山曰：「天封與你道甚麼？」見述途中因緣，山又打。見雖有所契，終不自肯，遂築室華頂，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冰釋，遂呈偈曰：「選佛從緣事莫量，大千沙界一禪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忘怨亦忘。」山一見契之。

微風撼煙柳，野岸自舒金。無限春光事，渠儂只獨吟。

白雲無聞智度禪師參無見和尚，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見曰：「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師以手搖拽，擬荅，見便喝。師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見頷之。

西風昨夜透簾櫳，零落寒林思未工。日湧扶桑光遞處，斷磚敗瓦亦通紅。

天界古拙俊禪師有神聰，日記千言。一日歎曰：「吾儒風規之儀，老莊幻化之術，惟佛教性理淵深，吾實不欺。若欲玅悟真宗，無如禪道。」遂造越州日鑄寺祝髮，遍參不能灑脫，乃歸松陵壁觀九年，每三年燃一指。一日忽有省，聞白雲門風孤峻，罕有入室者，欣然往謁。雲一見器之，即留首眾。師請益從上宗旨，雲上堂，舉：「世尊拈花，平地骨堆，迦葉微笑，忍俊不禁，二俱翻成特地。」師豁然大悟，以手搖曰：「止止。」雲擲拂子下座，師隨入方丈，雲問：「你適來見箇甚麼便與麼？」師曰：「若有可見，則辜負和尚了也。」雲深肯。

王言如絲出如綸，鶴立朝班賀太平。四海五湖歸至化，八荒從此享堯仁。

大岡夷峰寧禪師參月溪和尚，一日因僧請益，溪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即打趁出。峰在傍忽大悟。

雷門毒鼓布當軒，生氣逼人心膽寒。多少茫茫崖望客，不知身在白雲端。

天目寶芳進禪師參柏樹子話，一晚在天界佛殿經行，聞燈花爆如霹靂聲，尋謁大岡，問：「如何是西來密意？」夷峰下禪床擒住，曰：「西來無意，你道此間是甚麼意？」師無對。於是廢寢忘食，登廁聞鄰僧敲籌作聲，忽大悟，乃懷香入室，峰一見稱賞。

電掣雷奔透極微，不知何故墮深機。等閒拽脫娘生鼻，鐵鷂無毛天際飛。

東塔野翁真曉禪師參天目和尚，目曰：「汝本是佛，堂堂大度，著甚來由？」師曰：「生死不明，乞師指示。」目曰：「本自無瘡，剜肉作麼？」師曰：「望和尚慈悲。」目低頭歸

方丈，師愕然曰：「莫教人斷絕去麼？」乃袖香入室，目曰：「子已到不疑之地，何生死之懼哉？」師於言下豁然，便禮拜。

直下全提猶不會，茫茫思索甚來由。指彈妙唱凌雲出，謝卻心情月一鉤。

法舟道濟禪師，因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否？」舟曰：「若無，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舟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舟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舟召五臺，臺應諾。舟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畫斷乾坤孰主張，女蝸煉石費商量。巨靈不是尋常手，一擊華山莫可當。

敬畏無趣如空禪師，參野翁和尚於東塔，每呈見，翁與掃卻。一日，謂趣曰：「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處？」趣領旨，朝夕不懈。一日，聞雞鳴，有省。

重重指注敘來因，欲罄家私竟莫能。驀聽雞鳴紅日上，人行到此盡消魂。

無趣和尚問講主：「經前一句逼塞虛空，經後一句充滿大地，包括一句函蓋乾坤，你作麼生？」主無對。趣曰：「善來法師。」

行盡前灘與後灘，何人攜手上高山。獨將緩步風前立，漫與時流話歲寒。

徑山無幻性沖禪師，結菴集無趣和尚語錄。及見，趣問：「曾做甚麼事？」幻曰：「買得一段田，收得元木契，請和尚僉押。」趣展閱，曰：「者箇是我的？你的鄭？」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下集本，師曰：「老老大大，隨人腳跟轉。」

春回上苑百花放，名播山川御墨香。地幹天旋全造化，從茲四海姓名揚。

無幻和尚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幻曰：「一字不著畫。」曰：「某甲不問者箇。」幻曰：「圓相不著圈。」

圓不圈兮一不畫，翻雲覆雨當軒挂，往來蹉過好風雷，空到鎮州尋普化。

無幻和尚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曰：「與我搬取一束柴來。」僧搬柴至，又問，幻曰：「者奴兒婢子，好惡也不識。」

家山忘卻問長安，寂寞途窮衣薄寒。不識懷中金彈子，更來人世覓真丹。

徑山南明慧廣和尚，掩關興善，於無字話，凝然覺物理一致。無幻聞有真實志，乃至關前勘問。師將前工夫舉似，幻頓足曰：「悔我來運，向後縱欲到此，不易得也。」師即啟關，謁幻於車溪。未幾，入幻舊隱之白雲。服勤八載，每聞示誨，必垂淚刻究。一日，偶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呈幻，幻即印可。

尺水俄興萬丈波，引人胸次自成魔，家喪盡深恨，到老無如片紙何。

南明慧廣和尚示眾：「五峰頭卓朔，雙徑石巖[跳-兆+孛]跳，明月池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若揀點得倜儻分明，許你參學事畢。」

尺水波興萬壑風，冰輪倒卓海門東。南鄰北含如相訊，白髮紅顏一醉翁。

南明和尚因聞谷印參問：「了即業障本來空，為甚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卻？」南曰：「本來空。」曰：「爭奈頭何？」南曰：「本來空。」曰：「為甚罽賓國王一臂墮落？」南曰：「本來空。」

曉聽瞿塘三峽水，晚看瀟湘一片雲。獨怪屈原心最毒，潔身何似輔慵君。

南明和尚看雪次，侍僧云：「滿山都是雪。」南曰：「隨聲逐色漢。」僧曰：「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南曰：「滿山都是雪。」

奪卻饑鷹爪下食，翻雲覆雨令全提，任從智辯如鶖子，也落風前第二機。

普明鴛湖玅用和尚上堂，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湖便打。曰：「如何是學人心？」湖曰：「欲攫游龍，蝘蜓競上。」曰：「畢竟如何？」湖連棒趁出。

漫天虎帳豎旌旗，赤眼波斯戰亦奇。奪汝銅符難折合，又將軍令布全威。

鴛湖師翁訪湛然和尚，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曰：「聞令師出關那？」湖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湛曰：「請出，我要止靜。」湖拂袖而出。

君吹無孔笛，我撫沒絃琴。主賓相見處，拍拍是徽音。

鴛湖師翁訪密雲和尚，雲豎拳曰：「見麼？」湖曰：「見。」雲曰：「見箇甚麼？」湖曰：「大家在者裏。」

作家相見，衣破露肘。傾蓋一言，播揚家醜。

金明介菴本師參鴛湖和尚，纔跨門，湖曰：「是甚麼？」菴擬對，湖震威一喝，菴豁然契悟，乃掩耳便出。

五蘊山頭看彩雲，一聲毒鼓不堪聞，石人驚起呵呵笑，捧出雙輪徹夜明。

介菴本師問僧：「如何是探竿影草？」曰：「情知和尚出某甲手腳不得。」菴曰：「是你荅那？」曰：「是。」菴曰：「卻是你出老僧手腳不得。」

一竿攪動千江水，燒尾金鱗控浪走。縱有神機透網難，阿誰出得渠儂手。

龍池幻有傳禪師，聞燈花爆聲有省，遂抵京求證笑巖。

泥牛縱步上天台，踏碎重巒煙雨開。若不清風生兩腋，那能親到赤城來。

天童密雲悟禪師，因挑柴過一山彎，觸傍積薪，有省。

一上瑤臺釋舊愁，潑天春色滿皇洲。夜來乘興登蟾窟，處處笙歌徹玉樓。

梁山觀禪師，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

作家相見，主賓互換。師子遊行，象王回盼。雷電崩馳也乾坤失色，波濤相激也龍魚化變。殺活全機彼此知，是非那許傍人見。

梁山因太陽玄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像曰：「者箇是吳道子畫的。」陽擬進語，山曰：「者箇是有像的，那箇是無像的？」陽有省。

點點梅花點點雪，吹起團團摟不滅。忽然迸出一輪紅，方見瓊林花似血。

鹿門覺禪師，師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

官商不落兮，韻出青霄。雞啼夜半兮，鳳舞明昭。無舌童兒兮，言能繼和。鐵笛橫吹兮，聲遏簫韶。一曲平沙鋪落雁，回頭春色自迢遙。

雪巖滿禪師初參大明，次造王山，得記。

英靈自負挾天才，眼裏星飛舌上雷。挾策臨場登寶級，題名金榜氣雄哉。

萬安嚴禪師首參息菴有省，後於淳拙處。

金鱗躍過禹門來，氣噴風雷雲滿腮。掌上麗珠頻吐納，時人那識化龍才。

寶應遇禪師，一日值靈隱上堂，舉洞山偈曰：「切忌從他覓。」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風來枕畔，耳到松根。寒鴉啼徹三更夢，丹桂飄香透碧軒。

俱空斌禪師參凝然，求示心要。

達磨未來作麼參，兩眼黑似漆。一睹秦槐便豁然，鼻孔自撩天。參得禪也，風來席上。何驚疑兮，火裏生蓮。恰恰紅爐一片冰，烏龜戴雪上崚嶒。洞山宗，在爾躬。天際玉麒麟，海底碧潭龍。

無方從禪師參俱空，空曰：「子曾參何人？」

相逢共酌玉壺春，你盃我盞興偏新。夜深月滿虛堂寂，琥珀光浮話入神。

月舟載禪師掩關閱萬松錄有省。

霞鋪宇宙山川錦，林下幽人興正妍。簾外轉身剛夜半，堂前明月照無偏。

幻休潤禪師讀《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處，有省。

翻手雲，覆手雨，旋天幹地窮今古。龍吟枯木兮日暖花香，樹秀寒巖兮雲攢鶴舞。鳳騰霄漢渺無蹤，象駕紅輪逆可睹。龜毛縛殺太虛空，兔角杖敲鐵牛吼。

雲門顯聖湛然澄禪師，掩關看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豁然大悟。

舉一明三，風清月朗。截斷舌頭，天高地廣。

湛然澄，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湛云：「你無自己。」

迷巢幽鳥覓芳歸，細雨寒煙鎖翠微。嫩草濕霑花爛熳，那知春色在薔薇。

東苑晦臺鏡禪師閱《維摩經》，至「此室空無侍者，諸佛國土亦復如是」處，豁然大悟。

陳年蠱毒實難當，惹著渾家盡喪亡。脫骨神龍霄漢去，夜深紅日上槫桑。

報恩浮石賢禪師上天童省覲，童仍命侍者。一日值雪，童問：「好雪因甚不落別處？」師曰：「秖為大地無寸土。」

剪玉飄空匝地飛，山川錦繡寸無遺。王維徒用丹青手，誰識天孫最巧機。

鶴林牧雲門禪師，僧問：「世尊未拈花，迦葉不微笑。」

一片渾圇太古心，是誰巧鑿喪真淳。任有補天煉石力，無奈東皇逗早春。

三塔主峰圓法禪師參金明，明豎拂子，師便喝，明曰：「從上佛祖盡向者裏流出，你還見麼？」師曰：「從上佛祖盡向者裏來。」後入室，明豎拂曰：「前日者公案意作麼生？」師曰：「又要從頭起那！」明頷之。

樹鳴條，雨破塊。風雲際會，蛟龍出海。別浦湧波瀾，青天色不改。一波起又一波興，萬象森羅觀自在。

廬山東林山鐸真在禪師，最後參金明，明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靈。」明曰：「昨日有人恁麼道，三十棒趁出了也。」師曰：「要打便打，說甚昨日？」隨聲便掌。明約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師擬進語，明便打。師復擬進語，明又打。師豁然契悟。

披龍鱗，捋虎鬚。英風凜凜，已具全威。翻空倒海，愈作愈奇。重關直破，何處尋伊。跨丹山之彩鳳兮，迴出青霄。御玄區之神龍兮，路碎天池。回頭只見洪波渺，無限平人墮嶮巇。

石雨方禪師參徑山南明和尚，問：「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阿誰緣起有生耶？」山震聲便喝。雨時茫然，坐數炷香，如彈指頃，遂有悟入。

驀踏禹門內電飛，立身雲外聽全機。一聲霹靂須彌碎，焦尾金鱗破浪歸。

愚菴三宜盂禪師參雲門，進堂，約不語戒，正提撕，忽門入堂，高聲曰：「放下著！」師不覺掀眉一笑。門問：「裏州牛喫禾，為甚益州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

一笑河山徹底清，問取露柱出常情，長江白浪兼天湧，石繖峰前月正明。

靈隱具德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磚頭。」僧曰：「因甚雲門道乾屎橛？」師曰：「兩彩不同圖。」

瑤琴一曲獨高吟，大地誰能和此音？若是死人開活眼，頓教瓦礫盡黃金。

大清國主世祖章皇帝賓天，書偈曰：
十八年來未足酬，江山坐斷幾時休。不如撒手歸家去，那管千秋與萬秋。

紅輪日日出東宮，謾道攜笻去路通。大地盡沾皇化育，萬年恩澤用無窮。

法語

示天惟德記錄

從上古德有箇入路，必須見人，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子已具正知見，不妨揚子江上拋綸擲釣，恢弘濟北風規，放出車溪水源，直使蠡湖波浪滔天，浸爛衲僧鼻孔，踏翻千聖頂[寧*頁]，一任吟風

弄月，遇緣即宗，隨機唱教，大悲者裏和盤托出，克家之子一肩擔荷，河山千里莫負今時。珍重。

示天嶧脩侍者

真機廓徹，始可巖壑韜光；聖胎完固，方稱出格道人。誰云瞌睡虎？莫儗踞地獅。哮吼則聲震寰宇，返則裂破虛空，不同跛鱉盲龜，豈似守株待兔？一朝風雲際會、雷奔電掣之時，必勿滯於池中也。珍重。

行略

康熙壬申菊月，門人機(質德相)等設普茶，請師說行腳，師不允。懇求至再，師不得已，勉謂眾曰：「山僧素性鄙拙，一味實頭，且無經史之學，亦乏濟世之才，不似諸方攢花簇錦，巧妙尖新，以聳世聽。適因諸子殷勤再三，不免依事相告。山僧原籍金華武義縣，俗姓徐，先君字仲芳，母唐氏。先君任登州都閫，崇禎甲戌九月初七日巳時生余署中。幼見佛僧，心生頤悅。九歲母逝，時艱風鶴，先君歎曰：『大丈夫無定亂之策，莫若解綬而趣空門，避此火宅。』遂投華嚴，從自化律師髡染，取字壽峰。無何，旋浙之履坦嶼，結茅曰靈慧院。余亦依先君圓顱，同造靈隱，禮具德和尚秉戒。一日，聞瞥策工夫，即趨方丈，求指示禪要。德命看竹篦子話，乞進堂打七，一箇竹篦子放在面前，奈何他不得，自覺有些奇怪。期畢，德命余充直歲，雖執勞務，參究益切，猶如觸壁面墻，了無縫罅。一日，普請挑柴，竟忘其處，信步隨行，到北高峰，一目千里，覺身心爽快，趺地危坐忘返。未及更時，抬眸見月光皎潔，大地山河洞然無際，礙膺之物頓時不見，喜不自禁。復私謂：『《楞嚴經》云：「若作勝解，即受群邪。」』仍趺坐，復提究話頭，身心內外空無所有。翌翠歸，眾責余違規，余笑而對曰：『若不登高望，怎知天地寬？』德聞余語，命侍者喚余至方丈，德舉竹篦曰：『向者裏道一句看。』余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德曰：『未在，更道。』余曰：『不可捏目生花。』德曰：『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你作麼生會？』余曰：『和尚也須道一半，莫全靠某甲。』德乃舉香嚴上樹話曰：『是何意旨？』余曰：『香嚴老漢弄巧成拙。』德曰：『他未上樹時又作麼生？』余便喝，德打一竹篦，余即禮拜，自是機語屢契。明春，先君入寂，余請具和尚舉火入塔。未幾，即告假往毘陵盧舍訪祖印，耆宿留過夏，印問佛法的的大意，余曰：『臨濟曾喫棒，至今痛不休。』印曰：『那裏見

得？』余便掌，印曰：『者廝兒。』余又掌，印便休。栽田次，印拈起秧曰：『喚作秋入地獄如箭射。』余曰：『大有人不喚作秧入地獄如箭射。』印曰：『上座喚作甚麼？』余舉秧示之曰：『會麼？』印曰：『切忌逢人錯舉。』余曰：『道甚麼？』印撫余背曰：『也瞞你不得。』余曰：『莫贓污人好。』印歸，謂眾曰：『妙公應機直捷，處眾溫和，將來必為人天寶筏。』余曰：『者老漢齒落頭白，語不關風。』是秋，聞木陳和尚住青州大覺，余往扣問：『和尚遠臨不易，還有不動風塵者麼？』陳便打，余曰：『恁麼則塵埃滿面也。』陳曰：『無人識得渠。』余曰：『賊身已露。』陳又打，余便喝。至晚，請茶，陳曰：『上座穿雲跋嶺，被綠水青山換卻眼睛。』余曰：『和尚莫以己妨人。』陳舉茶盞曰：『者是趙州底？青州底？』余曰：『某甲從來無分別心。』便喫茶一口。陳曰：『料掉沒交涉。』余向侍僧曰：『者老漢腦後見腮，莫與往來。』陳便摑。余合爪曰：『謝茶。』便出。尋至天津報成，聽冀如座主講《法華》。一夕，如至寮問曰：『南方知識未審受持誰經？稱揚何法？』余以手畫一圓相云：『會麼？』如擬議，余曰：『此固非座主所知，秖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座主如何講？』如少選乃曰：『西來密意可通一語否？』余指虛空曰：『熾然說，無間歇。』如罔措。余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如喜而作禮。余曰：『座主為人天師表，何得如此？』如曰：『觀禪師氣度，非眾可比。』余曰：『請座主尊重。』一眾驚異。明年南下，抵堯峰，見費隱和尚。隱問：『甚處來？』余曰：『天寧。』(隱曰：)『甚麼處是你安身處？』余曰：『對面不相瞞。』隱曰：『未在，更道。』余彈指一下。隱曰：『弄虛頭漢。』余便喝。隱曰：『野干鳴。』余又喝。隱曰：『我直下疑你者兩喝。』余曰：『盡天下人直教疑殺。』隱曰：『你還識天下人麼？』余曰：『金陵紙貴，一狀領過。』隱曰：『併卻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余曰：『曾經巫峽猿啼處，幾箇人聞不斷腸？』隱便打。余曰：『棒頭有眼，不可草草。』隱曰：『草草打著一箇。』余禮拜。到南澗，參箬菴和尚。菴問：『何處來？』余曰：『靈隱。』菴曰：『飛來峰為甚只解恁麼來，不解恁麼去？』余曰：『既來之，則安之。』菴曰：『向上座腳跟下道一句看。』余曰：『晝見日，夜見星。』菴曰：『除卻見聞覺知又作麼生？』余曰：『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菴打，曰：『者掠虛漢。』余曰：『賴有和尚相識。』菴又打。至邏村，禮浮石和尚，方展具，石以杖作吹笛勢，云：『一枝無孔笛，吹出少人知。』余曰：『一夜落花雨，滿村流水香。』石曰：『草鞋錢教甚麼人還？』余曰：『雲自帝鄉出，水歸江漢流。』石曰：『看破了

也。』余收坐具，提起抖擻，曰：『且喜四角完全。』石打，曰：『多虛不如少實。』余曰：『某甲自來過橋不跣足。』石喚知客：『領者漢參堂去。』余禮拜。居累月，遇同參墨雲兄，拉往臨清，止應元，值玉林和尚奉旨還山，舟泊鰲磯，余同墨兄登舟禮拜，林問：『鰲頭磯觀音觜大轉法輪，汝還聞麼？』墨兄推余秖對，余曰：『不聞。』林曰：『盡大地人聞，汝何不聞？』余曰：『某甲若聞，則大地人盡不聞也。』林曰：『汝特來禮拜老僧，有事相借問，得麼？』余展兩手，曰：『和尚何不早道？』林便打。余曰：『今日小出大遇。』林又打，曰：『者一棒作麼生？』余曰：『也不得倚勢欺人。』林曰：『放汝三十棒。』余拂袖便出。次春，復至浙，參古南牧雲和尚，雲曰：『不得擎拳下喝，向者裏誠道一句看。』余曰：『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雲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汝又作麼生？』余曰：『正是學人放身命處。』雲便打。余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雲曰：『見何道理？』余曰：『日可冷，月可熱。』雲曰：『衲僧分上如何即得？』余曰：『不勞再勘。』雲曰：『衲子難瞞。』余每聞金明門風孤峻，道重諸方，非真正學者不敢攖鋒。康熙庚戌春，余特造金明謁介老人，老人問：『雲封獅窟，向背無門，汝從何入？』余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老人曰：『汝是行腳僧，為什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余曰：『今日親見和尚。』老人曰：『汝看老僧眉毛落了幾莖？』余曰：『生也。』老人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余曰：『和尚欠多少？』老人便打。余曰：『不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老人曰：『汝見個甚麼卻恁麼道？』余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老人曰：『參堂去。』少頃，命喫茶，老人拈起一枚果子，問：『者是醍醐？是毒藥？』余曰：『舌頭在和尚口裏。』老人曰：『上座如何會取？』余便喝。老人放果子至余面前，曰：『試吞吐看。』余便作禮，曰：『謝和尚茶。』老人即命余充維那。一日，余侍老人看百祖圖，老人問：『汝也在此數麼？』余叉手而立，老人以祖圖遮之，曰：『老僧為甚麼不見？』余曰：『非但和尚，只如佛祖亦覿不見。』老人曰：『居何階級？』余曰：『從　無位次，有何階級？』老人深肯，即示一偈曰：『蠡湖一句，佛祖罔措，落何階梯，了無位次。』又一日，老人落堂，因滴水案上，令眾下語，余曰：『者老漢秖者一點也瞞不得。』老人曰：『老僧罪過。』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余曰：『庭前皓月浸梅花。』老人曰：『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又作麼生？』余曰：『季冬嚴寒，伏惟和尚珍重。』老人便打。余與主峰兄侍老人圍爐次，老人曰：『火爐頭有箇賓主句，汝道看。』余曰：『和尚坐，某甲立。』老人指火曰：

『者箇為什麼向寒灰裏發燄？』余曰：『非為分外。』老人以火箸敲爐曰：『還跳得者箇出麼？』余曰：『不獨某甲，直饒三世諸佛全身在裏許。』老人曰：『大須仔細。』余便禮拜，珍重。老人尋命掌院事。余春米次，老人至，問：『子還是為眾竭力？還是資養己命？』余曰：『餵驢餵馬。』老人曰：『子是第幾頭？』余曰：『將謂無人證明。』老人便與一掌。余執勞六載，所得日益，機緣甚多，不能枚舉。壬子元旦，老人陞座，拈香祝　聖畢，乃曰：『卓錫蠡湖念五春，今朝意氣出常情，海天閣外紛紛雨，帶水拖泥祝聖君。』拈拂子召眾曰：『世尊說法四十九，老僧開堂二十五，靈山拈花，金明豎拂，且道是同是別？』余出禮拜曰：『且喜老漢今朝瞥地。』老人豎拂子曰：『只者箇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且道承誰恩力？』余曰：『粉骨碎身未足酬。』老人打一拂子，余便禮拜起，依位而立，老人即付余衣拂并法，偈曰：『獅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無得，無得得亦得。』老人復謂曰：『子因緣既熟，無久滯此。古人云：「未有常住而不行者。」水邊林下，把茅蓋頂，順時行化，續佛慧命。』余秉命北遊，抵臨清，眾延住天中閣。余自諒福薄，忝肆僧倫，前後親知識二十餘員，末後見金明老人一片婆心，何以報答？但土凳、柴床、惡衣、粗食，療此幻軀，以待將來。迄癸亥春，大悲虛席，時融涵禪宿同冀孝廉雲蒼、林封君芝山、秦州牧范仲英、高雙泉暨諸護公帖邀余開法，余勉為應請入院。余感時風涼薄，不欲苟效流俗，種月耕雲，兢兢株守，諸方衲子不嫌孤寂，漸漸日增。余初住時，荊棘彌垣，草萊萎地，賴檀護協力，不數載而煥然改觀，竟成叢林。雖處荒儉，而接待雲水，臥薪嘗膽，弗敢少懈。由天中而靈鷲，及創護國、興大悲，工作甚繁。余不揣駑鈍，承乏諸剎垂二十年矣，每思老人法乳重恩，時不敢忘。昨庚午冬，特造金明，掃老人塔於大慈菴，略表積誠。事竣，即往蘇州、淞江、杭州諸處訪舊日知交。今壬申夏初晦，岳法姪退三塔院事，余時在蘇州，不意項牧公法兄率方伯言遠王公、學憲容山錢公、兵部肇餘杜公、明經元亮陳公及諸位縉紳先生、士民等請住三塔法席，勉力支撐，幾將二載。幸諸人不棄鄙陋，甘此枯淡，輔弼叢林，蓋為法之誠至矣！盡矣！茲因諸人虔懇至再，不覺葛藤縷縷如許，有煩眾聽。山僧無一法可酬，伏冀眾慈久立。珍重！」

住東昌府洪涼禪寺嗣法門人機善編閱

機緣

師侍金明介老人，明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定不得？」師曰：「月裏嫦娥巧畫眉。」明曰：「罔明初地為什卻出得？」師曰：「杓卜聽虛聲。」明曰：「作麼生是正定？」師曰：「五臺山上五層臺。」

明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腳下。」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饑餐渴飲。」明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將什麼對？」師曰：「劈面攔腮掌。」明曰：「且莫詐明頭。」師曰：「老老大大，好惡也不識。」明便休。

明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說法。如何是本身說的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明喚監院。師近前，明曰：「我喚監院，為甚玅雲來？」師曰：「和尚莫貴耳賤目。」明曰：「你是阿誰？」師便喝。明曰：「何不道道？」師曰：「道即不辭，恐有屈和尚。」明頷之。

明問：「如何是玅性圓明。」師曰：「寒向火，熱乘涼。」明曰：「死了燒了，性在什處？」師曰：「蓋天蓋地。」明打曰：「者一棒落在甚處？」師便喝。明曰：「末後一句試道看。」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尊重。」便禮拜。

明問：「不是心佛物，是箇甚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明誕日，預夜落堂曰：「明日老僧賤辰，汝等作麼生慶？」良久，眾無對。明曰：「也無文殊大智，罔明初地。」以杖旋風打散，歸方丈。隨召師曰：「汝試道一句看。」師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明曰：「適來堂中眾禪師，何故不秖對老僧？」師曰：「金翅當寰宇，阿誰敢出頭？」明曰：「老僧歸方丈是何意旨？」師曰：「密移一步看飛龍。」明拈杖曰：「者個明日還用得著麼？」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明放卻杖。

明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門前范蠡湖。」

天乳哺參，師問：「何處來？」乳曰：「南方。」師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乳曰：「與和尚此間不異。」師曰：「用去作麼？」乳曰：「也須到過。」師曰：「曾到巖頭麼？」乳曰：「到。」師曰：「他道：『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秖者個也不消得。』便拋水中。意作麼生？」乳曰：「貧恨一身多。」師曰：

「從上古德以何為人？」乳曰：「殺人不用刀。」師便打，乳便喝，師器之。
天癡善參，師問：「那裏來？」癡以手點空。師曰：「者野狐精。」拈棒便打，癡便喝。師曰：「臨濟有四喝，你者是那一喝？」癡曰：「三世諸佛分疏不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入室次，師問：「德山托缽，是何意旨？」癡曰：「為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師曰：「巖頭密啟，其意又作麼生？」癡曰：「鬼家活計。」師曰：「喚甚作末後句？」癡曰：「片雪點紅爐。」師復問：「香嚴上樹，意在如何？」癡曰：「拋塼引玉。」師曰：「為甚呵呵大笑？」癡曰：「章底辭秋罷，歌詠向春生。」
師又問：「臨濟大師因什會也打，不會也打？」癡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師以杖劃一劃，曰：「還出得者個麼？」癡便喝，師便打，癡作禮。
天惟德參，師問：塗毒鼓轟天震地，為什聰耳不聞？惟曰：識法者懼。師曰：嘉州大象被蛇吞卻，意作麼生？惟曰：小出大遇。師曰：一粒米八金剛抬不起，為什被螻蟻啣去？惟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便打，惟便喝，師曰：喝後又如何？惟曰：萬象盡回春。師頷之。
天嶧脩參，師問：「過量人高步毘盧頂上，汝尋常什處行履？」嶧曰：「含元殿裏，那問長安？」師曰：「獅子踞地，群獸避道，因何喚作繫驢橛？」嶧曰：「屈尊就卑。」師曰：「只者個，人人本具，個個不無，汝為什不識？」嶧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便打，嶧便喝，師又打，嶧連喝兩喝，歸位立，師頷之。
濁空貞座主參，問：「五虎擒羊，如何得出？」師打曰：「從者裏出。」空曰：「一個疑團，今日被和尚擊碎了也。」師曰：「見何道理？」空曰：「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師曰：「不是。」空曰：「和尚莫將烏豆換人眼睛。」師打曰：「參堂去！」
空再參，師問：「上座千里而來，還有不動的麼？」空曰：「覿面相呈。」師舉拳曰：「還見麼？」空曰：「婆心太切。」師曰：「離卻見聞覺知，試道看。」空曰：「某甲到者裏，有口只堪挂壁。」師曰：「放子三十棒。」
天屋福參，師問：「你是何處村僧？」屋曰：「浙西子道什麼？」師拈棒便打，屋便喝。師舉棒怒視曰：「再喝看。」屋禮拜曰：「今日親見和尚。」師頷之。
睦聞純參，乃合掌曰：「拜即是，不拜即是？」師劈脊便棒。聞纔開口，師又打。聞復擬開口，師驀掩其口。聞豁然大悟，便禮拜。師曰：「汝見箇什麼便禮拜？」聞曰：「今日幸遇和尚，得見金明

和尚立地處。」師曰：「莫承嗣古兄去麼？」聞曰：「若恁麼，則不親見和尚也。」師頷之。

斯要燈參，纔禮拜，師便喝。要曰：「莫探頭好。」師曰：「什麼物與麼來？」要曰：「歷劫窮年事，無人識得伊。」師曰：「直饒識得，堪作什麼？」要禮拜曰：「今日親見和尚。」師頷之。

天鞏黌參，師問：「諸佛智甚深，汝從那裏入？」鞏拍香几一下，師曰：「古人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是如何？」鞏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曰：「忽若天崩地裂，你向何處安身？」鞏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師曰：「作麼生得不觸不背去？」鞏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師頷之。

季彬質參，彬曰：「久響高風，無緣親近。」師曰：「即今是有緣耶？無緣耶？」彬曰：「且喜親見和尚。」師曰：「如何是親見底事？」彬曰：「偶得瞻禮，奚敢造次？」師劈面一掌，彬便喝。師又掌，彬托住曰：「住！住！果然名不浪傳。」便禮拜，師器之。

惟一穎參，師問：「人人有箇生緣，汝的生緣在什麼處？」一曰：「寒則衣，饑則食。」師曰：「喫一生飯，不動一粒米。著一生衣，不挂一縷絲。又作麼生會？」一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拈杖曰：「還識者箇落處麼？」一曰：「何用剜肉作瘡？」師曰：「臨濟大師因什在汝腳底？」一退身三步曰：「噁。」師曰：「放汝三十棒。」

了心相參師於拈花客舍，師問：「我手何似佛手？」心曰：「昨日聞和尚到此。」師曰：「我腳何似驢腳？」心曰：「今朝相見恨遲。」師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上座生緣？」心曰：「和尚前怎敢諱卻？」師拈杖曰：「為甚木上座不知？」心曰：「風吹梧葉落，何處不秋清？」師打曰：「正好喫棒。」心禮拜，再參。師問：「如何是佛？」心曰：「眼不見鼻孔。」師曰：「如何是法？」心曰：「釣絲絞乾滄海。」師曰：「如何是僧？」心曰：「眉直眼睒瞪。」師然之。

師到善應，哲印噩座主呈所見。師曰：「如何是見不能及底事？」印便喝。師劈面與一摑曰：「還見者個麼？」印擬開口，師即掩印口曰：「是箇甚麼？」印頓釋前解，便作禮。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印曰：「劈破鴻濛竅，何處不春生。」師曰：「一歸何處？」印曰：「碧天無月潭無影，遍界騰騰不露蹤。」師曰：「未在更道。」印曰：「一物不將來，更道箇甚麼？」師曰：「昔年亮座主，今日有闍黎。」印禮拜。師曰：「如是如是。」

本光量參，師問：「猛虎以肉為命，因甚不食其子？」光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師曰：「出網金鱗，為何被斷貫索絆倒？」光曰：「迅雷不及掩耳。」師曰：「黃檗打臨濟，是何意旨？」光

曰：「逼生蛇化龍。」師舉竹篦曰：「觸不得，背不得，畢竟作麼生？」光曰：「轟天動地。」師曰：「放汝一頓。」光曰：「知恩有在。」師頷之。

雲臥衷參，師問：「千聖頂[寧*頁]為甚被汝踏碎？」臥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師曰：「達磨面壁為什神光得髓？」臥曰：「雲從龍，風從虎。」師打曰：「者一棒具權實照用，汝作麼生會？」臥曰：「金門紙貴，一狀領過。」師曰：「衣線下親切道一句看。」臥曰：「不勞再勘。」師契之。

澹月海尼參，師曰：「那箇是你未生前面目？」月曰：「不識。」師曰：「甚處得者個消息？」月曰：「打破虛空，秤鎚跳出。」師曰：「莫是你見處麼？」月曰：「見不可及。」師休去。月再參，師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月曰：「石人夜半打鞦韆。」師曰：「臨濟、德山因什慣行棒喝？」月曰：「鞭牛上壁。」師打曰：「山僧者一棒作麼生會？」月曰：「恩深似海深。」師可之。

貢元楚生何棟居士參，師問：「何姓？」士曰：「姓何。」師曰：「台號。」士曰：「楚生。」師曰：「居士吳人，因什楚生？」士曰：「和尚莫分別好。」師曰：「豈不聞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士曰：「弟子不恁麼道。」師曰：「汝試道看。」士曰：「盡大地是個自己，何同何異？」師曰：「只如毘嵐風起，大地銷爍，自己在甚麼處？」士豁然便禮拜，師拈棒擬打，士搖手止曰：「不必。」師曰：「汝向甚處著腳？」士曰：「盡大地總被吾師占卻了也。」師曰：「居士在什處？」士便喝，師肯之。

漢槎陳溯居士參，師問：「今夜閣老與汝箠飯錢，你如何秖對？」士曰：「風吹片雪補梅花。」師又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士曰：「雞寒上樹。」師曰：「一歸何處？」士曰：「鴨寒下水。」師曰：「辭舊迎新又作麼生？」士曰：「暮夜事繁，明日拜視和尚新禧。」師拈拄杖擲地，曰：「露地白牛翻身去也。」士禮拜，師頷之。

清虛王羽士參，問：「如何是西來密意？」師曰：「與我東土不異。」士曰：「如何是和尚不異底意？」師拈杖便打，士乃點首唯然。師曰：「汝見何道理便點首？」士曰：「水歸終到海，月落不離天。」師曰：「我幾乎喚汝作道流。」士禮拜，師可之。

秀才胡元一居士參，師問：「既是漏盡阿羅漢，因甚被火燒卻？」士曰：「露。」師曰：「為什你眉毛卓豎？」士曰：「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曰：「許你道一半。」士曰：「那一半請和尚道。」師便打，士曰：「赤心片片。」師頷之。

扶雲蕭居士參禮，師問：「居士高姓？」士曰：「姓蕭。」師曰：「占人一管簫，吹散八千兵。汝試吹看。」士展兩手曰：「又是一

場禍事。」師曰：「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士曰：「老和尚棒頭太奢。」師曰：「幾乎喚你作俗人。」士曰：「和尚捺人向坑子裏作麼？」師曰：「雁過長空，影沉秋水。」士曰：「理長即就。」師打曰：「逢人切忌錯舉。」士禮拜。

師因普韻法辭，師曰：「馬祖一喝，百丈為甚耳聾？」韻曰：「和尚莫被人瞞好。」師曰：「百丈舉似黃檗，黃檗為甚吐舌？」韻曰：「遞相欺詐。」師曰：「如何是大機大用？」韻便喝，師曰：「者一喝是大機？是大用？」韻曰：「山自高，水自低。」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韻又喝，師打曰：「霹靂送飛騰。」韻禮拜，師囑曰：「天乳汝師也。」

師到吳門心莊讀雪陳居士舍，問曰：「如何是居士修證不無、污染不得的？」士豎一指，師曰：「藏身處沒蹤跡，為甚露出尾巴？」士曰：「沒蹤跡處不藏身，方為好手。」師打曰：「漏逗不少。」士曰：「卻被和尚看破。」

僧參，問：「如何是如來禪？」師曰：「三腳驢子弄蹄行。」曰：「如何是祖師禪？」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曰：「謝師指示。」師打曰：「承虛接響漢。」

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回顧落花紅。」曰：「明什麼邊事？」師曰：「孤鶩落霞，長天秋水。」

僧問：「如何是三類化身？」師曰：「汝會殺人麼？」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師打曰：「不是我同流。」

僧問：「七佛之師為什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子房終不貴封侯。」曰：「初地菩薩因什卻出得？」師曰：「疑殺天下人。」曰：「大定等虛空，如何有出有入？」師曰：「虛空裏會取。」曰：「正恁麼時，定耶？非定耶？」師曰：「普。」僧一喝，師曰：「出。」僧擬議，師曰：「墮。」

僧問：「如何是不退之地？」師曰：「官憑文書，私憑契約。」

僧問：「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畢竟參學個甚麼？」師曰：「未跨獅子橋，早喫三十棒。」曰：「婆心太切。」師曰：「知即得。」僧便喝。師曰：「惡發作麼？」僧擬議，師直打出。

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糞箕掃帚。」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搬塼運瓦。」曰：「如何是體用雙彰？」師劈面一摑。僧曰：「沾恩有分。」師曰：「莫將鶴唳誤作鶯啼。」

僧問：「如何是威音那畔事？」師曰：「泥牛踏碎鐵崑崙。」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戶外風敲竹。」曰：「明甚麼邊事？」師曰：「庭前蝶舞花。」曰：「學人不會。」師曰：「桃李滿園開。」僧無對，師便打。

師看濟川老宿病，濟曰：「正當八苦交煎，如何得個安閒法？」師曰：「饑餐熱鐵，渴飲洋銅。」濟曰：「古人云：『病乃眾生良藥。』病即是，不病即是？」師曰：「分身兩處看。」濟曰：「藥病兩忘時如何？」師曰：「頂門上更下一鍼。」

師見天癡閱《報恩經》，問曰：「那一句是報恩大意？」癡豎起經本。師曰：「莫空看也。」曰：「如何是報恩的意旨？」師便打。癡作禮，師又打。曰：「如何是報恩底意？」曰：「婆心太切。」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僧參作〇相，師曰：「九十六種，你者是那一種？」僧豎一指，師以杖畫⊕相云：「者裏具殺活縱奪，汝辯得出麼？」曰：「和尚疑則別參。」師屈躬曰：「謝上座指示。」僧擬議，師曰：「莫道無疑好。」連棒打出。

師渡河次，問士曰：「那裏來？」士直上覷。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士直下覷。師曰：「為甚飄墮羅剎鬼國？」士便喝。師曰：「驚天動地作麼？」士擬議，師便掌。

僧問：「佛法大意如何體究？」師曰：「寒則普天寒。」曰：「畢竟作麼生？」師曰：「熱則普天熱。」曰：「學人不會。」師曰：「春雨夏日，秋雲冬雪。」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卯生日，戌生月。」

師作務次，僧問：「和尚用得一钁頭熟麼？」師鋤地不顧。曰：「和尚莫太勞麼？」師亦不顧。曰：「太區區生！」師仍不顧。僧禮拜曰：「某甲罪過。」師掘土放僧背上，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袈裟無邊。」

僧問：「諸佛智慧從何門入？」師曰：「夜雨滴空階。」曰：「學人聞時富貴，因什見後貧窮？」師曰：「更嫌何事？」

僧問：「無夢想見聞，主人公在甚處？」師曰：「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頭角崢嶸。」曰：「如何是清淨比丘？」師曰：「步步著地。」曰：「誰得誰失？」師曰：「把手行不得，獨足上高臺。」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相牽入火坑。」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豎拂子。曰：「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橫按拂子。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揮拂子。曰：「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擊拂子三下。曰：「是照是用？」師便打。僧曰：「從今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

僧問：「色身敗壞即不問，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八臂那吒撲帝鐘。」曰：「請師明示。」師曰：「石人推倒五須彌。」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足夜叉頭戴井。」
僧問：「如何諸佛出身處？」師曰：「金華臘火腿，嘉禾臭鴨蛋。」僧曰：「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現錢買賣，時價不同。」僧擬議，師便打。

像贊

觀音

隨緣赴感遍塵塵，現像端嚴悲願深。楊柳枝頭傾一滴，山河大地盡回春。

達磨

廓然不識有淆訛，覿面梁皇一著蹉，不是抽身江半葦，如何少室萬年歌？

金明介老人像贊

開爐韝於雙徑，烹佛鎔祖；建法幢於蠡湖，罵雨呵風。把住要津，衲僧乞命；橫按莫邪，波旬喪膽。稜稜然如千峰獨立，蕩蕩乎使萬派朝宗，有時與人脫皮換骨、有時為人吐膽傾心，三十年不出戶限，多少癡男女被他換卻眼睛在。門庭施設固是老漢，若是光揚車溪正脈、主持濟北家聲，要且未在。何故？自有雄上座在。

安化世高法兄贊

建法社於帝里，道布寰中；闡蠡湖之嫡旨，化洽海表。拈白棒兮斷魔佛命根，豁青眸兮啟王臣信敬。挽頹風於末運，緇素同歸；作叢林之標榜，象龍雲從。金明門下，傑稱吾兄，大悲讚歎，難述始終。

牧公項大士贊

大哉者漢，棄金吾之爵，入佛祖之門。博山集生，莫敢掠入其室；杖人古南，不能錯抑其鋒。末後掀翻蠡湖，顯大機用，就維摩室而說法，無畏諸方。老衲自遠趨風，不減龐公作略。住世出世，孰與儕同？

題蛟門李法兄道影

森森浩氣逼晴空，手捻輪珠沒始終。儒釋總教同一致，維摩不二此流通。

融涵耆宿贊

這員古德，儀容越俗，眉蒼貌古，心無諂曲。筆陣起蛟龍，舌尖搏繡虎，一宗教於方衷，融理事於空有。建毘盧之梵剎，不勞長者插標；啟蓮社之津梁，大闡遠公至教。誦不輟口，只是一部華嚴；數不歇手，難盡八輪珠。春風滿面兮，俠骨超方；德邵無涯兮，汶水生香。

致和中公法姪贊

偉哉宗師，人天榜樣。行臨濟喝，拈德山棒。作獅子吼聲，震裂佛祖肝膽。用白拈手段，掃闢衲僧伎倆。豎大悲千眼條令，斬新湧車溪一滴，道價日長。念餘年，往來燕浙洙泗；二六時，力挽敗教頹綱。諸方咸謂是當世之龍象，山僧卻道是今日之大仰。

太虛律師贊

貌古形恢，氣宇汪洋。禪律並操，一錫參方。天目爐頭，曾酬米價。愍忠堂內，端稟戒香。慨末法之秋晚，曲施方便；念祖道之既墜，別立封疆。道風溥播，德音孔彰。遐邇緇素，皈仰無央。宜乎足下兒孫，敬禮常光。

自贊

永寧天乳哺西堂請

樗材獨善闕修緣，漱石枕流那計年，骨梗惟能甘我苦，眼空端不受人憐。袈裟半落珠難繫，缽裏常閒龍自眠，卓地無錐貧也樂，

好將個事向君傳。

甘露天惟德首座請

者個阿師，迥絕異同。心無半點塵埃，一味扯西拽東。胸藏大千世界，作事無始無終。橫拈一條白棒，撥轉臨濟綱宗。不惜兩片皮，說盡苦空。踢翻海岳誰知己，相見須知在別峰。

法雲了心相後堂請

鈍叟生成倔僵，從來不避怨謗。短杖敲風打雨，破笠花街柳巷。有時捨己從人，有時當仁不讓。有時陸地行舟，有時青天喫棒。聞之富貴有餘，見之貧窮可怕。十年三坐道場，衲僧擬議便掌。多謂不善答話，每每窮他伎倆。自來灰頭土面，半憨半癡。且道是阿誰？三塔寺裏不識好惡的玅雲和尚。

九蓮季彬質藏主請

心毒過砒礵，口慈勝佛祖。七尺烏藤，打人要徹骨；三寸利舌，罵人不肯休。說底杜蠻禪，誰是知音？賣箇死貓頭，自不覺醜。有時敲空作響、有時喚馬作牛，其實全無伎倆，卻與佛祖冤讎。質知藏，什來由，把他描邊供養？冷地看來，老不識羞。雖是者等模樣，切忌犯他當頭。

開元睦聞純書記請

看這鈍漢全無長處，一味瞞頇陋巷為居，曾向范蠡湖頭將個秤錘要捻出汁，被個沒意智的老凍儂暗地裏覷破，滿面慚惶不佳。末後向吳越齊燕一笠一杖，自怡自悅，任人呼牛呼馬，看來有甚麼憑據。

華藏惟一穎監院請

老阿獃，不知羞，短衣衲褲，垢面灰頭，辣棒打人不轉手，惡口罵人不肯休，有時粧村村到底，有時為人為到頭，走遍天下，無物堪儔。今日有個穎長老，向者紙上圖模，也要燒香供他，仔細思量，不知曾與你何等冤讎？

昌化本光量後堂請

龜毛拂縛霧為雲，兔角杖敲空成響。作事顛三倒四，一味瞞頇莽鹵。一條熱腸為人，徹骨掃盡狂禪。玄玅不立呵罵，叢林難共商量。天人覷捕無路，佛魔不敢倚傍。行藏特煞古怪，一生遭人怨謗。者等不合時宜，那堪挂向當陽。分付本光長老，莫學者個和尚。

垂問

天無四壁，地絕方隅，向上一著，為什不知？
行住坐臥，常在其中。試問諸人，如何是其中的事？
(佛身)充滿於法界，人人本具，因甚有迷有悟？
人人盡有光明，為甚洞山道好佛只是無光？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為甚道：不疑言句，是為大病。
關津無阻，四衢通達，參學高人還要個護身符子作麼？
病是眾生之良藥，為甚要藥治病。

聯芳偈

天乳哺西堂

得心本無心，得法原無法。今付心法無，處處皆通達。

天癡善後堂

竹篦頻頻驗克家，機前一箸莫週遮，靈山嫡旨親擔荷，毒鼓聲中振爪牙。

天惟德首座

花發皆從地，果成自性天。本源法如是，心體亦秖然。

天嶧修侍者

百千三昧當時收，剎海無邊一步周，不惜逢人拶險句，臨機施設顯宗猷。

天鞏黌維那

一拶便通津，不勞汗馬功。魔佛都斬卻，方可繼吾宗。

了心相都寺

瞎卻正法眼，露出破沙盆。滿盛斯鴆毒，展轉累兒孫。

季彬質藏主

法法從心法，無法亦無心。契得無心法，傳流沒古今。

睦聞純書記

迢遙大道本如然，水盡山窮及第還，瞌睡虎能開正眼，乘風一躍動山川。

惟一穎知藏

惟一無有二，深達法源底。是法無古今，授受何窮已。

哲印噩後堂

靈山拈枝花，達磨道不識。付君須自重，花發無窮極。

本光量西堂

沿流一句子，無傳亦無止。分付獅子兒，哮吼聲不已。

濁空貞首座

燕山踏碎罷南參，大用臨時絕正偏，拈起布毛空界裂，等閒一喝透三三。

天屋福知客

一棒一條痕，爆爆論實事。至理不在言，克振吾宗旨。

斯要燈維那

窟中獅子吼，虛空頂迸裂。滅卻少林宗，無傳亦無得。

天信祥監院

靈山正法眼，傳流古到今，我亦持授汝，塵剎總春生。

澹月海菴主

獅子一滴乳，驢乳都迸散。拈來無少剩，匝地無邊畔。

王復樸鍊師

釋道名殊，事業本同。古今一矣，誰分西東。咄！一腳踏翻空劫底，三更昨夜日輪紅。

貢元楚生何棟居士

問道曇軒夏半殘，薰風吹徹得心安。連旬雨滴虛空破，底事渠今已豁然。

漢槎陳溯居士

佛祖心燈照不偏，燈燈遞互古今傳。真源一貫無緇素，個事從來不自瞞。

文學胡元一

靈山正法眼，傳持無緇素。斯心法亦爾，光弘濟北後。

詩偈

臨清懷古

行行過市上，車馬如雲屯。荒寺少徒侶，取土塞其門。曷為金銀界，而無一衲存。或者道風降，世尊今不尊。後從間道入，有僧來西村。把臂問興替，日色將黃昏。慇懃談往事，危坐傷心魂。

大悲寺看月

君不見，明月圓於白玉盤，阿誰移上白雲端。莫笑此時盡高臥，安知不有閒人看。眾方熟睡我獨醒，床外月華澹秋影。披衣起坐小窗前，一葉梧桐落金井。梧桐葉落秋轉高，月中何處鳴檀槽。乘興悠然上東閣，不作新詩何所作。

渡錢塘

競說射潮處，蒼茫毒霧生。帆低驚鳥去，雲急逐人行。不見金山寺，翻疑鐵甕城。南屏猶在望，迢遞晚鐘聲。

泛若耶溪

野水連沙磧，秋雲接遠峰。樹深聞牧笛，竹好秀僧龕。便可尋花入，何妨握麈談。簡師能解意，偏喜泊溪南。

留溟高禪師夜話

薄暮荒城外，留雲護碧蘿。冰花檐上結，霜月坐中過。窗漏寒纔補，爐溫凍已和。澹然林下士，不厭往還多。

聖感晤霽崙禪師

太白源流遠，燕山法雨深。萍蹤欣偶聚，蘭譜定知音。既下永嘉榻，同聽聖感琴。古今稱著述，燈史印禪心。

送友

家住吳山越水邊，花宮何處坐談禪。帆檣北去雲千里，瓢笠南來月一船。此日廣陵誰化鶴，新秋茂苑獨聞蟬。故交未肯臨岐別，慰我空歌折柳篇。

孤山懷古

落落人間林處士，孤山亭榭聖湖旁。荒祠寂寞衣冠古，殘碣支離蔓草藏。放鶴想應乘鶴去，種花疑為看花忙。舊時幽韻誰堪續？憑弔臨風倚石床。

訪盛鶴江

花下鋤雲久息肩，東林無酒慣逃禪。半墻日上門猶掩，五字詩成句可傳。種菊著書聊遣興，牽蘿補屋且從權。客來踏破蒼苔色，為約同尋山水緣。

贈融涵耆宿

莫訝頻來涉翠微，坐看山色便忘歸。一庭淨掃磚成鏡，三徑幽居石作扉。客裏何人堪把臂，林間野老獨投機。匡床坐久茶煙細，雲墮松窗也不飛。

金明寺和古燈法兄韻

陶朱故里偶登臨，水榭閒憑望紺林。千古綺羅終寂寞，一天風月自招尋。秋花滿渚飛香雨，春草沿階弄碧陰。此際機緣無限好，共看魚鳥自升沉。

過靜海武安宮晤諸友話舊

髫年寓此即家鄉，一別雲山四十霜。三過草堂秋月靜，半帆風雨客星忙。鳳城紫氣千門砌，瀛海青雷百世長。竹馬蕭然都不問，相逢惟道兩眉蒼。

喜東巖法兄繼席金明

撥轉西江第一峰，法幢新展浙西東，燈分鴛水傳今古，道接華巔統象龍。愧我綸竿虛釣月，喜兄禪板啟宗風，今聞大樹能多蔭，

拄地參天不借功。

野泊

僧寺圍孤嶼，漁人自一村。晚煙還未合，新月挂黃昏。

題畫

木落空山菊正花，斜陽一半染紅霞。陶君此處甘肥遯，竹樹叢中蔀屋斜。

文可索詩有答

龍淵惟有勸修持，大廈全憑一木支。好句昔人渾占盡，老僧何暇更題詩。

景德早起

夜雨空階滴滴聞，推窗忽見絳河分。剛憑一夜東風力，埽盡天南萬里雲。

和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

金明介老人移梅得斷碑，碑載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一時諸方異而競和，余亦從而和之。
百花叢裏戰香時，得意逍遙簇擁歸。共聚雲堂韜略定，潑天門戶任高飛。
晴明雨落盡生涯，大地山河作一衙，識得針鋒全活計，超然到處便為家。
揚威鼓翅令行時，大用縱橫總不離。滿徑芳花恣笑傲，香風撩亂亦心脾。
春來秋去總風光，鼓腹謳歌不勝忙。吸露豈辭跬步遠，家私貧富一身當。
雅韻時操玅有桐，從緣薦得一圓通，假能別展全機句，惹著些兒透頂紅。

題金明一擊軒，用李(正長)民壁間韻

一擊心空不假持，風前獨露更何知？撩天箇箇誰酬價？引得清風八面吹。
信手拈來打著竿，一聲迸裂骨毛寒，抬眸頓覺虛空落，大地山河另眼觀。
擊著筠篁自有音，香嚴忽地眼中聞。渾身踴出無蹤跡，昔日南陽獨羨君。
數竿斜曲倚軒時，節操虛靈聳翠微。不是有心能作響，那堪就裏接來機。

祝金明本師介老人六秩

蠡湖湛湛水生香，一派淵源流出長。爭似曹溪佈澤遠，洄瀾不禁祝無疆。

和牧公法兄盆蕙韻

一種天然別樣身，靈根端不借陽春。幽香自與眾香異，玉潔芳姿格外真。
瓊葩密蕊幾多年，忽地奇香吐玉蓮。更有一般清意味，不由風雨占春先。
香風馥馥靄禾城，萬彙崢嶸仰素馨。玉萼冰肌難比并，不同群卉待春生。

壽安化世高法兄六秩

法幢高踞帝王都，肘後斜懸奪命符，鷲嶺燈分蠡水月，車溪浪湧濟河圖。橫拈麈尾翻雲雨，倒握金鎞截智愚，耳順揆辰當此日，臨風千里挹真模。

金明千佛閣上新梯和本師韻

寶閣崚嶒煙雨低，百城環遶步雲梯。征帆遠近迷鴛渚，楊柳晴荷漾鶴隄。花塢遙開桑柘舞，鐵舟斜傍竹松西。憑虛浩氣衝牛斗，蠡水光浮海月齊。

喜東巖法兄繼主金明

錫卓洪都第一峰，法幢又豎在禾中，蠡湖克振嘉聲遠，攜里欽聞正脈通。愧我同師荒魯地，喜君格調繼天封，千妖百怪藏蹤跡，挂劍眉間不借功。

贈先福別傳法兄

湖頭分袂各脩然，山左誅茅已有年。每聽獅音喧宇宙，嘗看法語外蹄筌。羨君獨亞摩醯眼，使我深思濟北拳。出入一門千里悵，而今又得話重圓。

寄祝麻城永慶全豁法兄六秩(一字波宗)

雜華壽量正難思，蓬射欣逢耳順時。麈尾拂開日月永，烏藤卓出島洲奇。榴花熠燿傳心印，艾虎紛紛祝嘏祺。愧乏一芹為慶意，遙脩短句當擎芝。

寄祝友可鐵容法兄七秩(著《禪燈備考》行世)

滹沱水闊友山長，龍象森森慕遠方。備考橋源法有溢，大宗正脈道無疆。天回紫氣旋籌屋，鶴駕雲衢度旻蒼。遙祝椿靈同寶掌，料將短句寄幽篁。

送逾祖法兄住北京開化

一本同源出蠡湖，肘間各自挂靈符。君遊帝里施甘澤，我入齊邦養瘦臞。欽聽獅絃操別調，喜聞雪曲詠新梧。相逢促膝衷心盡，得意金門道不孤。

贈道安禪師住大寧

法幢重整擴弘謨，振起滹沱立要樞。祖令高提昭上國，真燈再燄耀寰區。江南久唱無生曲，山左今懸太白符。佇見象龍排兩掖，家聲聿聿動天湖。

閱石源法姪滴乳集

堪嗟著輯各偏枯，舉世何人是董狐。滴乳迸分八斛乳，顆珠照徹萬乘珠。廓開正眼清宗譜，祖述真規顯道模。濟北家聲千古振，

石橋源遠佈皇圖。

寄贈晦岳法姪住金明

沿流底事貴高功，端的橋源道更隆。少室真規藏蠡水，玄關鎖子挂天封。欣聞獅窟宗綱振，可羨車溪正脈通。珍重爐錘全照用，橫拈倒卓任西東。

贈諾巖法姪住三塔

道脈流長這著先，青蓮寶印在高賢。符懸肘後全賓主，錫卓吳西動魯燕。橋上一燈明景德，滹沱三要闡龍淵。應思正法臨秋運，克繼家聲任仔肩。

贈五葉圓音法姪繼席大悲

力挽頹風展化機，時欽高德後賢依，恢懸法印擴弘範，玅闡雷音接泊希。繼起家聲隆海宇，橫抽寶劍截魔威，喜公獨揭車溪令，喚醒愚頑就路歸。

輓普度太虛律主

南山律脈道宣傳，躅接惟君展法筵；廣演毘尼天雨散，恢弘衣法戒珠圓。恒遵七佛真儀式，克闡波離密行堅；何事一朝歸淨域？令人懷想到龕前。

寄贈佛定禪師住白雲

高提法鑑倚天涯，派列曹源一滴賒，汴國道弘石傘脈，清淵缽湧弁峰霞。烹龍辣手新爐韝，奪食雄才舊爪牙，大振嘉聲誰得似？遠聞法化絕周遮。

壽量空法主七秩

塵塵掃卻絕炎涼，定水澄清豈泛常。半世玄談融理事，一生講演即心王。天垂餘慶稀齡健，地湧寒灰臘更香。蘧飲安閒消歲月，風翻荷葉暑情忘。

輓圓通徹微禪師

狂瀾欲抵撤津梁，此日清溪失寶航，住世正堪匡法社，茂年何速步蓮邦？朔風凜冽寒侵骨，片月朦朧光遞芒，惟見獅林悲頌切，滿庭松柏意徬徨。

閱空諸羅大士華嚴鈔纂及合論口占

道眼精明思力優，潛心義海邁時流。清涼著述百城現，長者操觚幾箇酬。品品全提擊節旨，言言見諦廓宗猷。羨君璧合驚人句，理事圓融頓漸周。

酬別駕項牧公大士過訪

曩遊燕國辱荒籠，又隔禾城五載多。慧智雙清比蘇子，釋儒一貫羨維摩。金湯法苑千秋重，玉鎮山門萬古歌。曾是平分蠡水月，今朝共話謾云過。

贈調實陸居士

洙泗深探出杏林，懸壺中有活人心。拈來信手無非藥，放去隨機總是金。獅窟曾經遭返躅，蠡湖幾度躍波心。滿懷浩氣凌天漢，龐老真規已見今。

寄懷峽石道耕田居士

西浙山頭老作家，吟風弄月興偏賒。拈來盡是回生訣，指點無非活死蛇。憶昔湖天翻海月，從今峽石吐瓊葩。慚余東魯無堪贈，半疊空緘附遠車。

輓廣文子先羅法兄

壎音絕響痛何傷，舉手容儀在畫堂，苦我看雲眠白晝，思君清夢落晨光。書摟玅典千秋熾，德合乾坤萬古長，悲願莫忘弘至道，尚期重振我宗綱。

贈中書林文伯護法

道洽維摩不二門，喜君扶我破沙盆。庭饒柏子馨幽遠，廚饌貧民德澤存。幾度廬陵酬米價，一朝當地得根源。滿盛香飯芳流後，清白傳家世絕倫。

范蠡湖

蠡水藏天海月輝，憑虛極目遠山微。煙凝畫閣沖霄漢，柳拽晴霞掛曉暉。院外鐘聲開秘戶，湖心碧漲湧禪扉。螺螄五色光含玉，埤堄斜飛射紫薇。

贈姑蘇陳玉文大士

三度蓬扉為我開，庭除清韻幾株梅。滿懷經濟傳今古，一室安閒謝往來。匿跡塵囂超世表，渾家怡悅絕追陪。喜觀陋巷龐公老，不盡光風透玉垓。

贈廬陵聶晉人居士

維摩不二出凡塵，指月堂前桂蕊新。彩筆珠聯成錦繡，紫爐香靄結星辰。千林曙色盈華屋，一盞心燈耀比鄰。季世莫如存古道，金鉒須辨大公真。

輓墨雲兄

同出彭門山麓長，半生行腳事堪傷。昔年厭作秋殘夢，今日翻歸雲外鄉。翰墨文成香露冷，蒲龕坐斷道情忘。臨風淚灑忝惆悵，惟見寒梅列座傍。

開基自適

斬棘誅茅象可遊，揭開生面露宗猷；钁殘卓地虛空落，斧鉏修天補石頭。志劣有心棲澗壑，身貧無計伴山丘；祖翁田地都耕轉，從此真風韻不休。

有感

松風水月發幽涼，糞火深埋紫芋香。半壁蔦蘿穿石竇，滿簷蛛網掛茅堂。江湖燕雀渾無數，宇宙蜉蝣空自忙。不識靈源超幻化，

堪憐瓦礫每爭光。

除夕自警

蕭寺幽清煙水傍，一枝笻杖卓苔荒，夜寒不說烹牛話，雪冷嘗思黍飯香。幾度禪流難措足，多緣世態重溫涼，翻思樹下先賢輩，寒盡不知春晝長。

喜高萬仞居士至

垣倒牽雲正結籬，喜迎嘉客到柴扉。柳堤搖落霜威重，松嶺青陰夜月遲。莫效隔江招手去，直教覿面決心疑。龐公自是忘知解，謾謂山僧放過伊。

欒應龍請主創護國院(古察院基重建佛寺)

千秋憲署易僧堂，肇建風旛作寶坊，瓦礫光生雲樹靄，榛茅砍盡兔狐藏。天童獻供基先立，長者插標剎已彰，願藉調羹真玅手，從今呵護有金湯。

詠天寧古槐

多年老幹勢如龍，絕後再甦葉更豐。殿閣青標時響瑟，雲衢影映日充融。兩朝傑士留佳詠，千古英名紀大功。天運雖然無定理，緬思造化實難窮。

清涼雙檜

風吹日炙枉稽年，節操根深翠逼天。雙幹粼粼來野鶴，千枝簇簇靄朝煙。含雲吐碧清涼古，篩月垂陰城堞前。歷盡冰霜饒梵韻，挺挺拱立勢彌堅。

即事

僻壤古祇桓，筠松韻外寒。殿高新月朗，夜靜碧天寬。香篆來繩榻，霜清薄玉欄。無雲籠蓽戶，採蕨玩林端。

酬霖蒼冀孝廉

梵宇開幽徑，長松夾岸分。汲泉和月煮，剪桂帶香焚。作賦宜新調，敲詩佈遠聞。知音誰得似，靜對有餘芬。

弔祥風尼菴主

道契無迷悟，心空達本知。死時能計日，脫去定先期。囊缽無餘物，瑤階有紫芝。撒然別眾士，誰羨末山尼。

壽紫雲旭雲和尚

丹鶴唳松岡，薰風拂石涼。瑤章歌德化，玉韻發幽香。南斗開籌屋，北辰拱翠長。靈椿千載秀，嘉氣靄雲堂。

贈塘棲慧彰文玉法姪

克紹真師旨，燈傳華頂峰。塘棲開慧日，杖底布宗風。道價騰吳越，德音播楚酆。庭園蘭桂茂，蔥翠影叢叢。

贈姑蘇徐用王居士

大道無緇素，垂慈各現身，青蓮出燄宅，皎月露家珍。傾蓋識荊晚，剪蔬罄夙因，釋儒同一貫，何用別疏親？

贈閩海素菴余堪輿

負笈來齊魯，英風眾壑生。坐庭觀白晝，敲凍爍寒錨。百饌君嘗遍，一芹我獨呈。放懷談往事，經濟莫誰評。

天中閣遣懷

陋巷足身安，機忘鷗鷺環。室幽江月靜，窗啟樹雲繁。富有半肩衲，貧無一隴山。此時誰似我，天外出頭看。

悼芝山林封翁

德風時共仰，燄宅悟真機，早竟安心法，晚參淨界儀。飯僧盡半世，事佛定全規，堂上恩旌麗，滿庭放紫芝。

送舜日法姪北上

一棹來東魯，又乘濟北風，幽懷蠡水月，故泛孟津艟。彩纜凌天末，孤笻返塞鴻，法幢高卓日，開化在英雄。

長洲王匏山居士築別業

高築維摩室，幽棲得自如。門迎葑水月，城僻土山廬。道價超時表，德風來遠車。柏庭含祖意，相與話躊躇。

端午和本師和尚韻

幾株蒲艾慶端陽，一道靈符絕覆藏。百毒瘟瘍悉殄滅，目前無法可商量。

大悲即事

破衲弊廬乍可居，刀耕火種老殘臞，钁頭大義人難委，臥月眠雲意自如。

托缽示眾

潦倒荒居傲歲寒，每持空缽乞高檀。誰知塵內無人識，獨把枯桐石上彈。

送展鵬童護法任滁州

撫字蒼黔政貴清，鹽梅和鼎味如羹。綸音定奏秋香美，稚叟偕聞喜共迎。

壽高雙泉鄉約七秩

心存古道德彌馨，木鐸聲環有逕庭。匡國文明敷大化，從心耆筭益遐齡。

示大悲六現濬孫

話頭疑到絕離微，死盡偷心發上機，勘汝個中通一線，方知著破總非衣。

示普韻梵行二法孫北上

憧憧象駕踞皇都，幾個能懸肘後符。珍重賢孫無自棄，長安道上展宗圖。

示穎謙津孫南參

煙水南天莫亂行，別峰見得始驚人。直須捻出虛空骨，方許歸家罷問津。

示石龕石鏡二曾孫遊燕

負笠擔囊度魯邦，遠來齊地話偏長，烏藤贈爾穿雲出，倒卓金臺豎法幢。

喜萬珠禪師至

當年傾蓋別同遊，越水吳山已十秋。老我齊邦開篳戶，抬眸忽見故人顱。

募衲衣

法身無相，本來不挂寸絲；報體有形，畢竟須加服飾。屢經寒暑催促，衣裳零落千條。特告知音，道個相應一句。

示潤宇律主南參請藏歸燕

叢林遍歷幾多年，雨洗風磨道骨堅，已透法源親徹底，經歸禪海利幽燕。

示育菴穎慧二法孫遊徐魯

滿路風光發上機，杖垂高展萬峰歸，施陳秖貴源頭活，大闡車溪播四維。

示琢菴本璨二曾孫還齊晉

遍扣燕南是作家，陽春白雪獨紛譁。當鋒不讓臨機句，撥轉乾坤暢爪牙。

佛事

供斷橋倫祖真插香。「踏斷天台石橋路，威聲隨處展宗綱。兒孫個個遭殃累，千古令人恨轉長。」
禮無趣空祖塔。「浮幢卓出蠡湖邊，活祖師名墨跡鮮，模範猶存壁碣語，車溪流遠布千川。」(有雪嶠六師題活祖師額)
供鴛湖用師翁真。「冰心鐵骨挽頹風，古道稜稜思莫窮。浙水閩山猶在望，淵源流出孟津東。」
供衡石鈞法伯真。「坐斷紫雲最上峰，高提祖印早流通。雖然於世空無相，大寂光生萬象中。」
金明介老人訃至，真前拈香。「坐斷蠡湖三十年，綱宗九鼎一絲懸，何期此日法幢折，百萬人天淚眼穿。」乃豎拂子指真云：「巍巍堂堂，煇煇煌煌，有一道大光射到大悲院裏，一眾驚異。山僧向道：『者是先師般涅槃之相。』諸禪德於斯觀得，不妨親見先師。如或未委……」遂插香奠云：「為你供養。正恁麼時，還有覿面相呈者麼？」以拂安香几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遂舉哀展拜。
到金明介先師真前拈香。「巴陵三轉語，月白風清；興化一炷香，騰今耀古。揀點將來，也是矢上加尖。雖然如是，千里趨風，放過不可。」遂呈香云：「大眾！若道者個是香，塞卻鼻孔；若道非香，換卻眼睛。畢竟如何即得？」乃作[〇@、]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大慈掃介老人塔炷香。「敬禮慈容大寂中，切聆誨語舊時同，高風逸韻空今古，燦燦黃金一國充。」
永正掃一初法叔塔。「湖上曾同翫月時，高提正令顯多奇。至今清韻光涵遠，古道迢迢孰可追。」
奠主峰法兄塔。「當年於此豎宗猷，撥盡塵坌未可眸，正眼爍開千古面，龍淵滾滾水長流。」(鼎革後寺宇迴乃中興也)
景德山鐸法兄真前燒香。「共蒂同師未識荊，三千里外賴知音。鎔今鑄古回天手，克振家聲有後英。」
永正斷愚法兄塔前設供。「爐鎚活脫振諸方，辣手施為格外彰，別有超群純孝蹟，弘機密用莫能量。」

大悲世高法兄龕前上供。「一句超今古，風前絕往還，跋提河一曲，血淚灑人間。恭惟我法兄堂頭和尚，三十餘年握金輪正印，生佛莫逃其樞鍵；五座道場恢濟北宗風，衲子難攖其鋒銳。大轉法輪於輦下，如杲日麗於中天；高提寶劍於燕都，若金毛吼於巨壑。王臣問道，緇素皈依，正宜號令乎人天，何期抽身於此地？大眾還知我法兄真實受用處麼？大機大用無人敵，一珓一爐表弟兄。」

龍淵古燈法兄真前設奠。拈香畢，「曹山酒到即不點，金牛飯點即不到。愚弟今日舊款重拈，也須知吾兄飲茶不濕口，嚼飯不動齒。若謂藏身處沒蹤跡，面貌儼然；沒蹤跡處莫藏身，壎音滿耳。茲者聊申葵藿，特表微誠，且道吾兄還受也未？」喝一喝，云：「定法不是法。」

聖感霽崙禪師塔前上供。「本來自性天真，通身了無影跡，踏翻華藏世界，者邊那邊不立。恭惟聖感堂上霽崙法姪大和尚，聲和響順之時，急流勇退入大寂滅海，闔國人追不再來，啣花百鳥難尋覓。大悲今日無以表懷，一盞茶、一爐香聊申昔愛。」乃插香，云：「不是黃檀并紫柏，寒香陣陣透西山。」

紫雲旭雲禪師塔前設供。「恭惟和尚數主名剎，兩住紫雲，提南山之正印，恢洞上之綱宗。如赫日麗天，一物無遺；若皎月當空，千江影映。全超不借而轉功就位，不容擬議而衲子命絕。不意新豐曲子唱罷，南嶽鈯斧拋卻，晚學無依，後昆失怙。只如大悲去年相約事，今日何以踐信？」乃爇香，云：「一瓣黃檀一珓茶，三千里來酬舊面。」

天龍致和中公法姪禪師真前奠茶。「明珠照耀三千界，至寶光澄海嶽寒。不住塵寰空影跡，令人惆悵幾多般。唯我中公和尚，高升大悲之堂，智超倫品；深入拈花之室，道邁今時。據天龍，聿湧滔天白浪；主安化，光揚濟北宗風。真末世津梁，後昆模範。忽爾慈航罷渡，慧日光回，動我深思，莫能頓釋。茲者敬陳藜藿，用表愚誠。」乃舉香召眾曰：「看，看！只此千里意，難盡百年心。」

晦岳法姪請為古燈炯法兄封龕。「晴空一亙，瑞靄千華，湛爾靈光，天香煥彩。恭惟本山舊住炯法兄古燈和尚，神機格外，迥絕安排，智辯宏深，獨超物表。闡宗風於兩浙，垂法雨於上京。為人則拔楔抽釘，多方誘化；處已則風清月白，魔佛潛蹤。正當克振祖綱，弘開道化，詎期忽沉慧日，頓折法幢，北斗藏身，閻浮坐斷。三日前手書遺囑，示寂頃法偈口宣。大眾！還知者漢轉身處麼？若無，山僧為他據款結案。」遂封龕，云：「無限香雲籠玉戶，幾多花雨砌金垓。」

起龕。拈杖曰：「巍巍獨坐，大定危然，腳下無私通異路，毘盧頂上鼓風雷者，是吾兄平常機用。山僧今日要與掀翻，直使鐵牛入海

撞倒須彌，木馬嘶風蹋翻香海。」以杖卓一下，復引龕云：「相隨來也。」

舉火。執炬，云：「生死海中乃吾兄遊戲之場，烈火燄上是諸佛說法之處，諸人還見吾兄於火燄上轉大法輪麼？」擲下炬，云：「直須向火燄裏聽取。」良久，云：「翻身劫外虛空舞，逸韻風高萬古傳。」

天惟長老請為天池瀛禪師火。「者漢生於浙右，滅在山左，死生會晤，驢角馬角，鐵壁銀山，橫趨倒卓，明濟上三玄，闡洞山五位。震獅子音，四隅芳草綠；縱象王步，滿地落花紅。臨末稍頭，一性迥超幻相，正當斂衽長逝，請完未了公案，山僧與伊點出。」攛下火炬，云：「一把無情火，通身化作金。」

嵩山棕大師請為藥海法兄起龕。「南北參尋已數秋，虛空踏破逞風流，超方作略人皆仰，何事藏身箇裏休？藥海盂公視死生如遊戲場，去來自在，只如化緣既畢，體露真常，不住者邊，如何是轉身一句？」以杖擊龕，云：「欲窮千里，端在最初一步。」拽杖引出。

舉火。揮炬云：「昨日風，大地山河萬竅轟；今日風，無情共說入圓通。法身大士早證無生了也。」驀豎炬云：「驚起勝熱婆羅門，燎卻虛空面目。」即指龕云：「只者個又作麼生？」攛下火云：「善財不出戶，黑豈早生芽。」

請為普度太虛律師起龕。「有佛處不得住，好攜櫛栗橫肩去；無佛處急走過，直入萬峰深處坐。恁麼則不勞彈指頃，過卻幾恒河。雖然如是，草鞋錢教誰還甓？」乃卓杖，云：「且向別處商量。」

為息機耆德火。「昨朝雲澹澹，今日又融融，滿地皆春色，風和四野同。山僧因行掉臂，放出丙丁童子，宣演勝熱法門，直教三世諸佛立地聽取，百城煙水徹底乾枯，直令息上座現出無數光明雲幢，作無邊佛事。」擲下炬，云：「還見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請為曉空耆宿起棺。「虛空無向背，日月自循還。若到家山地，乾坤氣象閒。」舉拂子云：「風送桂花香噴鼻，雲移月色上簾櫳。時節至，理自融，秋光片片落梧桐。」拽杖引出。

入塔。「朔風凜凜，皚皚寒霜。雲騰碧落兮，溪演無生之曲；雁過長空兮，天回不滅之機。」以拂子指靈骨，云：「只此物，非他物，便是曉禪一具骨。今日拈來，逢源合轍。」乃捧骨入塔，云：「正恁麼時，落花無數隨風掃，惹得千峰笑點頭。」

徹微禪師靈骨入塔。「雪飛千樹白，風動萬家寒，匿跡微塵裏，舒機天地間。」喝一喝，曰：「實際諦中，人法雙忘，無縫塔開，全

體顯現。家山風月，滾湛湛之波；真寂覺場，入空空之定。」豎拂子，云：「會麼？突出虛空無向背，個中消息許誰聞？」
為蓮悟大師起龕。「三年兀坐雲龕，看來不是久居，且密移一步又作麼生？」拈拂指，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擊龕一下，云：「起。」
請為祥風尼禪師起龕。「風來雲布地，雨過水橫流，舉足泥蓮現，藕花香滿洲。」拈杖擊龕，云：「還會麼？前村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點主。「一點光通達，隨方露本真，不藉春輝力，靈花璨玉屏。」舉筆，云：「正恁麼時，且道祥風尼玅性圓明在什麼處？」乃點主，云：「雲自帝鄉出，水歸江漢流。」擲筆，云：「咄。」
安位。曰：「真靈不昧，同聚法筵，昭穆宗支，歷歷綿綿。」喝一喝，云：「金香爐下鐵崑崙，世代光輝道脈傳。」
請為濟川大師火。「離塵出世，早已踏碎虛空；葉落歸根，倏爾寂滅現前。恭惟濟川舟公，身生魯國，披緇息翁，仁壽棒下洞徹心宗，天目室裏密用潛行，禪律並闡，克繼家聲。住世六十五，僧臘二十，末後視日將晡，宴坐而寂，更要山僧掃蹤滅跡。且如何即是？」舉火炬，云：「會麼？」擲下，云：「光前絕後超形表，萬丈神光腦後看。」
請為道隆耆宿火。舉炬，云：「當時恁麼來，野色更無山隔斷；今日恁麼去，天光直與水相連。所以，去來皆幻化，生死等空華。臨行乞我一把火，為汝脫卻娘生褲。」撼下火，云：「吽。」
請送遍空律主、濟川大師二靈骨入塔。「無縫塔開不二關，藏身豈在涅槃山？瞥然直下光通處，一月當天萬境閒。秖如雲開塔啟一句又作麼生？」遂捧二靈骨入塔，云：「雙收雙放千秋麗，潭北湘南充國金。」
為天響副寺火。「乍晴乍雨，腳下幸無泥水跡；非聲非色，溪邊常有去來機。所謂法無定相，遇緣即會。於此明得，打開生死路，是處沒遮攔。今日孝徒全濬請山僧為汝下一轉語，切忌錯會。」驀豎炬，云：「紛紛皆決雨，何處不秋光？」遂撼下火。
請為卜永生火。拈炬，云：「白雲縹緲，歸鳥迷巢，裂燄騰空，還家就路，了知四大本來空，逍遙一亙元無礙。且道：拋卻娘生面目如何話會？」擲下火，云：「只者是汝放身捨命的處。咄！」
請為清宇張公起棺。「化城非久，寶所非遙，路入無生，渾超世外。且如何是起棺法要？」喝一喝，云：「夢幻空華，豈用安排？木馬嘶風，縱橫天外。」拈杖擊棺，云：「起。」
為潤空禪人火。「來也空手來，去也空手去，捲起千山雲，一月當天住。試看山僧火把子，煆得通身沒些須。」以炬召眾，云：「直

教潤公入火光三昧去也。」便撼下炬。
為萬宗禪人火。揮炬，云：「性火真空，無處迴避；性空真火，了無向背。豁開頂門一竅，體露金風，葉落知秋，歸家穩坐。山僧今日助汝一把火。」擲下，云：「直須脫盡此形軀，何必西方尋極樂？」
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九月　吉旦
　嗣法門孫全濬捐資賚錄板於嘉興府　楞嚴寺
　寄藏流通　　宛陵劉敬承繡鐫
正黃旗施錄紙信士(柳時泰暨男柳　漳　劉士英　管五調　惟冀)
　　子孫藩盛入馬財源吉祥者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